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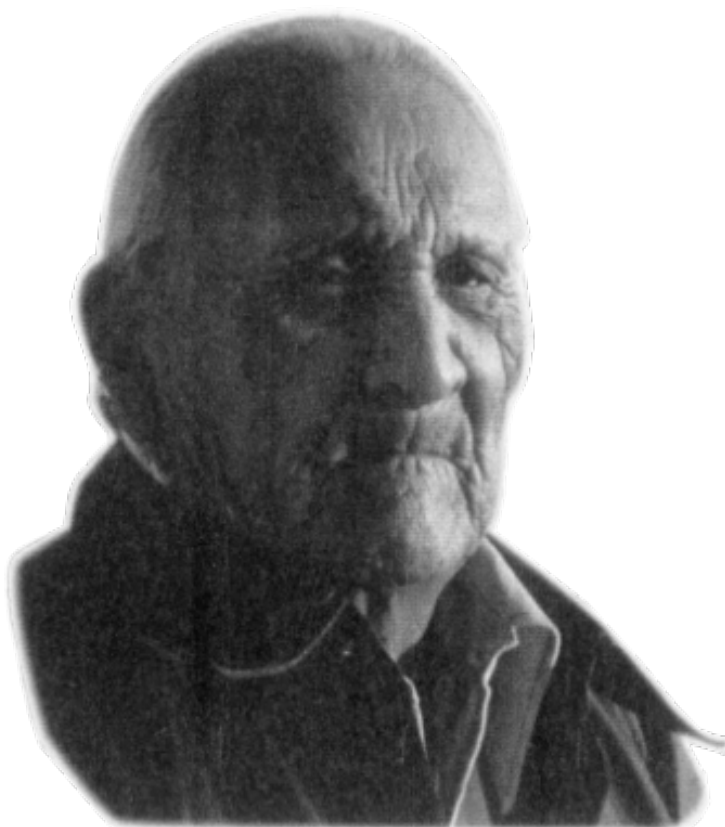
# Liberation.org (解放網)

本網站的原始版本為英文。我使用 DeepL 創建了此翻譯。如果翻譯有不對之處，請將您的意見電郵至 (連同我的謝意) [translations@liberation.org](mailto:translations@liberation.org)。翻譯引擎在處理此 .PDF 中的 Lakota 單字時遇到困難。正確的形式請參閱網站。

儘管故事曲折離奇，但接下來的確是一個關於解放的故事 - 每個人潛在的解放。

## 簡介

1974 年，我有幸遇見一位蘇族印第安聖人 Frank Fools Crow、



他邀請我到位於南達科他州松嶺印地安保留區的小木屋住下。Frank Fools Crow 是蘇族的儀式首領。他接受了我這個孫子，而我的任務就是盡可能地向這位聰明的老人學習。我認識了其他幾位藥師和部落長老，目睹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違反了我一直以來所相信的科學界定的現實本質。儘管這些改變現實的奇蹟經驗令人驚訝，但更讓我驚訝的是祈禱帶來這些奇蹟的藥師們的謙卑，而其中最謙卑的就是愚人烏鴉酋長 (Chief Fools Crow)。我很快就發現，謙卑的程度越高，流經這些聖民的力量就越大。謙卑是關鍵！

從那時起，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來調和我在蘇族人中的經驗，以及他們許多智慧的教導，包括言語和非言語的，還有科學理論，以及西方和東方的智慧傳統，從而得出一個綜合的理解，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發。

我會以「巫醫的錢包」這一節開始我的奇特故事，描述導致我遇見法蘭克-福爾斯-克羅(Frank Fools Crow)酋長的極度奇特事件，接著是我在保留區的冒險經歷、拉科塔長老和藥師們仁慈慷慨地與我分享的教誨，最後是這些教誨如何與我們的西方科學理解和宗教教誨相調和，也許會導致我們個人和集體的解放。

## 目錄

簡介

目錄

巫醫的錢包

我的通靈朋友 Ed

測試巫醫的錢包

去看 Ed

Ed 失蹤

記錄靈感是如何獲得的

值得閱讀的書籍

我和 Ed 為美國原住民教師祈禱

我遇到法蘭克-福爾斯-烏鴉

搭便車到松嶺保留區

第一視界探索

Sundance at Selo Black Crow's Camp Lakota, 1975 年

第一次 Lowáŋpi (醫藥儀式)

參觀明尼蘇達州皮普斯通

危地馬拉

Meeting Dawson 沒有馬

高馬家族協助準備聖丹斯電影節

烏狗樂園的聖丹斯活動

Dawson 的 Yuwípi 儀式

觸摸靈面

水牛精來訪

最難忘的肉體獻祭

1977 年的 Porcupine Sundance

羅伯特史帝的《Lowánpi》中的鬼魂之舞

黃色平板貨車

在 Rapid City 舉行 Pow Wow。

爺爺參加條約會議

爺爺和我見達賴喇嘛

爺爺看著我，也透過我看著爺爺

Dawson 為我取名 Pǎesto

爺爺叫我 Naúnwizipi

爺爺治癒中風的道森

Pete Swift 鳥

德國藥師

我在 1978 年跳舞

當耶穌回來時

只有五個人的 Yuwípi

名字超長的靈魂

Pete Swift Bird 問我是否認識 Steve Lawrence

Steve 的 Hanbléčeya 在臭名昭著的懸崖上

Sundance Helper 的佳得樂

Steve 正在與靈魂溝通

不需要的醫藥儀式

醫師的教導

無論您如何相信

車輪上的輪輻

科學之矛

六個瞎子遇到一頭大象

空心骨頭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永遠不要批評他人的宗教

我們最可怕的敵人

分析

推理與理由

與最壞的敵人戰鬥 - 北極星

確認偏見

如何建橋

生存動機的演變

進食、移動和繁殖

捍衛領土

融合社會與地域動機

潛在的領土動機

面對自己的領土動機

生存 - 最終的倫理要求

倫理是進化的功能

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階梯

**Mitákuye oyás'iy** (所有，我的親人！)

依賴食物鏈

語言的果實

語言的果實 - 原罪

宗教文本的社會學意圖

社會化量表

兩條金科玉律的故事，以及低等與高等倫理的故事

重新定義我們對倫理的理解的必要性

看似不可能的道德挑戰

通往謙卑的崎嶇之路

**Ikčé Wičháša** 和 **Ikčé Wínyan** (簡單的男人和簡單的女人)

問題

我們的觀點總是主觀的

正義的悖論

對機器（也就是我們）說「不！」，並將自己從其控制程式中解放出來

了解「沙漠」及如何克服它

最高的快樂與最大的喜悅

我們慾望的功能

我們慾望的負擔

贈品

和平挑戰 - 全球大比拼？

知道自己擁有足夠財富的人是富有的。

絕望

自殺 - 健康之道

上山的教導

我們的期望有四

告訴他們「不！」

五分鐘

隱藏在想法、理解、描述和文字之下的現實

注意

量子力學解釋

版權聲明

## 巫醫的錢包

我的冒險從 21 歲生日那天開始。我當時在聖路易大學主修哲學和心理學，我對潛意識（或榮格所說的無意識）非常著迷，我想找出我的意識中有哪些東西是我沒有察覺到的，以及為什麼我無法察覺到這些東西。心理學家羅傑斯 (Carl Rogers) 的輔導方式是將每個人視為利用他們所擁有的工具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因此對他的病人保持**無條件的正面關懷**，這啟發了我以同樣的寬恕、接納和正面關懷來檢視自己，這樣我就能發現自己可能看起來可恥的部分，而不覺得我需要因罪惡感而自責。

*我相信我的潛意識並不比任何人的潛意識更黑暗或可怕，我相信我有能力面對隱藏的部分，並寬恕我可能發現的一切，因為那是我個人人性的一部分，和其他人的潛意識人性幾乎一樣。*

我後來了解到，這種意圖和態度是靈性旅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們的潛意識會以我們無法察覺的方式影響我們的行為，所以如果我們要完全控制自己，那麼在我們隱藏的部分照亮覺知、接納和寬恕之光就變得非常重要，而且當我們了解並寬恕自己遺傳了不完美的人性（就像其他人一樣！）時，會產生一種深刻的赦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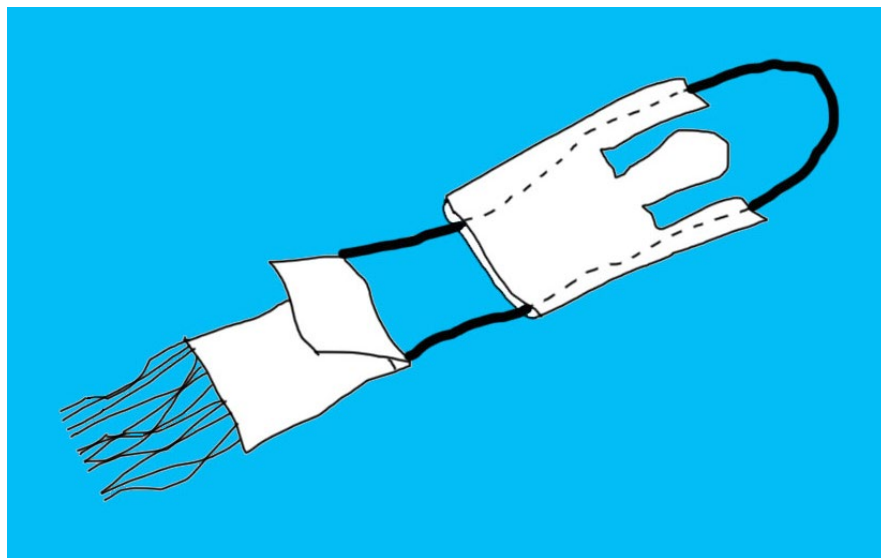
在我生命中的那個時代，我什麼都不相信，只相信科學。我絕對肯定地知道，[「夜間發生的事情... ..」](#)都有科學的解釋。對科學至高無上的確信，是我生命中極大的安慰和安全感的來源。我不相信靈異現象、魔術、奇跡，或是我對科學的簡單理解無法解釋的事情。我是在聖公會教會長大的，我敬佩耶穌關於愛自己敵人的智慧教導，以及他許多其他的智慧教導，但我認為所描述的奇蹟都是信仰療癒、傳說和神話。至於上帝，我既不完全相信上帝存在，也不能完全確定上帝不存在。我滿足於我的不確定性。

## 我的通靈朋友 Ed

在我的朋友當中，有一個大塊頭、下巴像塊石頭的傢伙叫 **Ed**。**Ed** 在普林斯頓主修心理學，他閱讀速度特別快。在普林斯頓的幾年裡，他通常會去圖書館，拿上三四本關於心理學或其他感興趣的主題的書，在圖書館閱讀或借出來在自己的房間閱讀，然後還回去，第二天再重覆這個過程。**Ed** 非常聰明，而且讀得特別多。**Ed** 對心理學的深刻理解曾在我一度面臨的個人危機中幫助過我 (稍後詳述)。

**Ed** 還聲稱自己有通靈的能力。在派對和聚會上，**Ed** 經常會向我們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的通靈感知、魔術、巫師的護身符、超能力物品，以及一些我認為是巧合的怪事。我覺得沒有必要告訴 **Ed** 我不相信他的胡言亂語，因為 **Ed** 謙虛、友善、好客，我可以擱置我的不信任感，享受他的故事所帶來的想像力和娛樂價值，而不必認真對待。

在我 21 歲生日那天，一位名叫 Mary Beth 的摯友送了我一份禮物，是一個來自尼日利亞的雕花皮革零錢包。她是在一家商店裡看到這個錢包的，覺得這會是送我的一份好禮物。果然如此！



零錢包有一條非常重的皮帶，可以繞在脖子上。皮帶很重，沒有人可以跑上前去，搶過錢包，然後把皮帶用力一拉就斷了（皮帶被什麼東西卡住時，差點把我的頭給扯掉）。上半部分的兩條手臂之間還有一個頭/舌狀。下半部分有一個蓋著口袋的襟蓋，流蘇則連接到底部。零

錢包的包身以色彩鮮豔的皮革設計裝飾。雖然錢包上所有的圖案都很鮮艷，但錢包的整體外觀以及我對它的記憶卻是出乎意料且無法解釋的黑暗，儘管我沒有注意到整體的黑暗，直到後來有人指給我看。

我開始將零錢包掛在脖子上，慢慢地，我開始感覺到與零錢包有關的影響。我開始感到非常疲憊，並發生咳嗽和深深的不適感。我覺得我的健康和生命力都在衰退。在這段期間，我在聖路易大學校園附近的一棟高樓公寓做車庫管理員。我坐在一個有窗戶的房間裡，可以俯瞰停車場，我的存在讓破壞者和小偷遠離我。這是一份完美的大學生工作，因為我拿著最低工資，一個人獨自坐著學習。

## 測試巫醫的錢包

一天晚上，我在車庫裡完成學業後，覺得無聊，便開始檢查這個錢包。我想起了 Ed 關於女巫護身符和力量物品的故事，我開始幻想這個錢包可能是巫醫做的。我覺得這個想法很有趣，於是我設計了一個方法來驗證我自以為幽默的假設。一個叫 Debbie 的漂亮女孩送了我一個小十字架徽章，用細鏈子掛在脖子上。雖然十字架在

宗教上對我來說意義不大，但 **Debbie** 卻美得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我就戴上了。我想，如果我把十字架放進零錢包，把它合上，然後把它放在桌子上，那麼，就像我想像的好萊塢電影劇本中的場景一樣，我預計零錢包會開始跳來跳去，冒煙，冒煙，最後在一個不完整的聲音尖叫 "**NOOO**！啊！錢包會很快化為灰燼，而十字架會發光、脈動，並在灰燼上方顫動。當然，我並沒有想過會真的發生這些事，但我在自娛自樂。所以我打開零錢包，把十字架放進去，當我用幾根手指輕輕地把它拉上時，沉重的皮帶斷裂了！突然間，我一點也不好玩了。我感到一種恐慌。作為一個心理學學生，我懷疑自己是否下意識地用力拉了一下。我試著用丁字褲打了個方形結，當我收緊結時，丁字褲又在另一個地方斷了。我又嘗試打了幾個結，但每次我輕輕收緊結時，它又會斷裂。就好像沉重的皮繩瞬間變質了一樣。我的世界觀是以科學為基礎的，這是在這個世界上的安全感和舒適感的基石。

## 去看 Ed

我知道 **Ed** 是個夜貓子，一定會起床，所以當我下班後，我就去了他的公寓。我把零錢包放在大衣口袋裡，然後關上蓋子，以免 **Ed** 看到。我打算按他家的門鈴，友好地拜訪他，然後過一會兒，拿出零錢包說："對了，你覺得這個.....怎麼樣.....？**Ed** 住在三層公寓大樓的二樓。我按了他家的門鈴，他下樓來讓我進門。儘管我感到很害怕，我還是強顏歡笑，艾德開了前門。艾德說：「普雷斯頓！」並回復了我一秒鐘的笑容，但在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之前，他的表情變成了驚恐，雖然我努力咧嘴笑著，並維持著眼神的接觸，但他卻低頭看著我裝零錢包的口袋，似乎很害怕的樣子。我把零錢包掏出來，艾德防衛性地舉起雙手往後跳。他說：「我看到你周圍都是死亡，而死亡就來自你的口袋！」我對此的反應是無法理解的聲音，因為我對科學現實的概念的控制力正在下滑。我並不害怕錢包可能會致命或威脅到我的生命。我害怕的是我對現實的科學理解方式不足以解釋我所經歷的一切。

艾德邀請我去他的公寓 然後建議我們去找錢包的製造者來探究它我說：「如果這是死亡，那我們為什麼要打電話給製造者呢？」**Ed** 向我保證，只要我不跳窗傷害自己，我就絕對安全。他指出錢包的整體顏色儘管都很鮮豔，但卻有種說不出的黑暗。**Ed** 拿了四支直徑約兩吋的大蠟燭，點燃後，在硬木地板上排列成兩呎寬的正方形。

他把錢包放在中間，關掉房間的燈，然後讓我們坐在正方形的兩邊。Ed 說讓我關閉思維，只是用想像力去感受誰可能製造了這個錢包。大約過了一兩分鐘，四支蠟燭開始同步閃爍。有一扇窗開了大約四英尺，窗台上掛了一個百葉簾。百葉窗開始撞擊窗戶，感覺公寓裡的溫度好像下降了二十度。感覺很冷，房間裡有一種很不愉快的氣氛，我是這樣想像的。但我沒有想像到燭光的閃爍、窗戶百葉簾的撞擊聲或溫度的下降。我說：「艾德，我知道這是我們叫來的。現在我們能把它趕走嗎？」Ed 說：「好的，現在用你的意念，把愛的能量推進去。想想耶穌或佛陀，將他們的愛注入其中。這樣就可以驅除它。」Ed 開始有節奏地呼吸，並解釋說他正在集中他的「氣」。房間溫暖起來，蠟燭停止閃爍，百葉窗停止敲打，可怕的存在消失了。

## Ed 失蹤

我們把錢包收起來 那天晚上我和艾德聊了幾個小時之後 他說：「我想和你試點東西」他拿起兩支大蠟燭，重新點燃，然後把它們放在地板上，兩者相距約三英尺。他關掉了房間的燈，然後我們對面而坐，蠟燭就在我們左右之間。Ed 說：「只要看著我。什麼都不要想。安靜下來，只是看著我」。

有一種現象，當您看著一頁燈光昏暗的文字時，如果心不在焉，這頁文字就會變成灰色。如果您眨眼並集中精神，您就會再次清楚地看到文字。當我坐在那裏看著 Ed 時，他就變成了灰色！我可以看見他周圍的一切，但是他卻是灰色的。我眨了眨眼，集中精神，我又看見他了，但是他又灰掉了。我眨了眨眼睛，他又變灰了；我眨了眨眼睛，他又變灰了。我說：「艾德！你.....」他打斷我說，「是的，我知道。我正在消失」。

這些經驗敲響了我那簡單化的信念的喪鐘聲，我以為科學可以解釋所有「在夜間發生的事情！」。一方面，我處於危機之中，感到非常恐怖，因為我現實的基礎信念崩潰了，那是絕對恐怖的經驗。（我現在知道為什麼當天使向牧羊人顯現時，他們說的第一句話是：「不要害怕！」）。另一方面，中文的「危機」也暗示著「機會」。我之所以主修哲學和心理學，是因為我想要了解關於存在的深層真理，以及關於我們自己的深層真理，這包括我們潛意識的深處。當我放下我過於簡化的科學理

解時（對我的思考方式來說，現在已經確實證明這種理解是不夠的了），我就為自己打開了更深奧秘和潛在知識的機會。

那晚之後，我和 Ed 的關係更親密了。我們搬進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與 Mary Beth 同住，她就是送我硬幣錢包，讓我與 Ed 聯繫起來的那位朋友。

Ed 和我經歷了許多探索通靈現象的冒險。偶爾，我們會和華盛頓大學（位於聖路易）的學生一起社交。當他們問艾德在研究什麼時，他會主動提出要給他們看，然後他會叫其中一個學生什麼都別想地看著他。大約一分鐘之後，那名學生就會驚呼 Ed 消失了。其他學生就會說：「下一個換我！」Ed 就會輪流消失。

## 記錄靈感是如何獲得的

在我和 Ed 一起經歷的許多冒險中，最讓我著迷的是嘗試確定一個人如何（以及是否）能發展出像 Ed 的通靈感知能力。我對學習和記錄一個人如何獲得這些神秘的能力比我自己獲得這些能力更感興趣。（我不確定我是否有資格擁有這種能力。）探索深奧、神秘的真相，然後將它們記錄下來，一直是我的熱情所在，也是我創造這篇文章和網站的部分原因。很多人猜測這種通靈的感知能力是人們已經擁有或永遠不會擁有的能力，但我不同意這種評價。我相信看起來是這樣，因為大多數人都被自己的自我束縛得太緊，無法放開並打開感知的大門。然而，我相信有一些方法（雖然很痛苦）可以讓我們放下自我，打開自己，就像這篇文章接下來會描述的一樣。

## 值得閱讀的書籍

在進行靈性探索的同時，我們也研究能讓我們更接近穿透和理解奧秘的文獻。我們閱讀了關於道教的書籍，包括馮嘉富和 Jane English 所著的《道德經》，以及 Thomas Merton 所著的《莊子之道》，其中最新的版本包含達賴喇嘛尊者所寫的序言。（我已經將這兩本道家典籍視為非常有效的手冊，可以勾勒出我們解構人類自我的過程）。即使在我只相信科學的年代，我仍然很欣賞道教教義的智慧，因為它們不需要我相信一個我不確定是否存在的神明。

Ed 強烈推薦 Søren Kierkegaard 的書，其中包含兩篇文章 Fear and Trembling 和 The Sickness Unto Death。Ed 認為，要閱讀並完全理解這兩篇文章的每一個字，就不可能沒有靈性革命。我懷疑是克爾凱郭爾的文章開啟了艾德的靈性知覺，但我從來沒有問過他。

我們讀了 Carlos Castañeda 在當時已經出版的四本書。這四本書中最傑出的是第三本《伊斯特蘭之旅》（Journey to Ixtlan）和第四本《權力的故事》（Tales of Power）：The Lessons of Don Juan》和第四本《Tales of Power》。在第一本和第二本中，Castañeda 尚未理解唐璜教導他的深度。在第三本中，Castañeda 回顧並重述了一些早期的教訓，這些教訓的意義他並未理解，在他寫第一本和第二本時也沒有包含在內。唐璜的教導在第四冊達到高潮和結論。

另一本我認為值得一提的書是 Martin Bell 的 The Way Of The Wolf。這是一本短篇故事集（《Barrington Bunny》、《What the Wind Said to Thajir》和《The Porcupine Whose Name Didn't Matter》）和散文集（《The Wheat and the Tares》、《Counterquestion》和《Rag Tag Army》），展現了神秘基督教的深度和力量。在這份書單中，我讀到的最後一本書是 Carl Jung 的 The Undiscovered Self（《未發現的自我》）。（高度推薦！）。


## 我和 Ed 為美國原住民教師祈禱

我們也閱讀了更多美洲印地安人的智慧。有一次，Ed 和我得出結論：美國原住民擁有最強大的靈性知識連結，這些知識是世界上這個地區的原住民所擁有的。我們不知道如何尋找老師。我們知道，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黃頁中尋找藥師，即使我們找到一些，他們也不值得尋找，因為真正有能力的藥師或藥婆不會宣傳或商業化他們的能力。Ed 建議我們向宇宙祈禱，希望藥師或藥力會以某種方式來找我們，因為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去找他們。我們做了祈禱，祈求如果這是造物主、道或宇宙的旨意，我們會被引導去找一位美國原住民老師。

幾天之後，當我穿過圖書館時，一本書脊上的設計或形狀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從書架上抽下那本書。在封套的封面上有一個串珠的設計，讓我想起我零錢包上的雕刻，不是因為它看起來很邪惡，而是因為它感覺很有力量。這本書是 Joseph Eppes Brown 的著作 《神聖的煙斗》（The Sacred Pipe）的精裝本。這本書講述一位名叫

Black Elk 的奧格拉拉蘇族藥師如何討論白水牛女如何將神聖煙斗帶給蘇族人，以及與神聖煙斗有關的蘇族人七種儀式。

我查到了那本書，把它帶回我們的公寓，給 Ed 看。他花了大約四十五分鐘就讀完了，而且印象非常深刻。我花了幾天時間就讀完了這本書，也非常感動。(幾天之後，我和一個叫 Baker 的朋友兼前同學通電話，他在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主修人類學。他告訴我應該看看 John Neihardt 所著的《Black Elk Speaks》一書。然後他問：“你知道幾個星期後，有一位名叫 Frank Fools Crow 的 Oglala Sioux 藥師會來華盛頓大學嗎？我沒有聽過這個好消息，並感謝他。第二天我就去了華盛頓大學，了解更多有關 Fools Crow 首領來訪的消息。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AT WASHINGTON UNIVERSITY</b> <b>NOV. 20-22, 1974</b></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OGALALA SIOUX MEDICINE MAN</b> <b>FRANK FOOLS CROW</b></p> <div style="display: flex; justify-content: space-around; align-items: center;">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with <b>Matthew King</b> Interpreter</p> </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p>and <b>Don Clowser</b> Historian</p> </div> </div>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Lectures and Slides on Sioux History , Medicine , and Life.</b></p> <p><b>Nov. 20; Wed; 2:00 pm - 4:00 pm Brown Hall</b> <b>8:00 pm - 10:00 pm Graham Chapel</b></p> <p><b>Nov. 21; Thurs; 11:30 am - 1:00 pm Wohl Center Cafeteria</b> <b>7:30 pm - 9:30 pm Wohl Center Formal Lounge</b></p> <p><b>Nov. 22; Friday; 11:30 am - 1:00 pm Lower Level Mallinckrodt Center</b> <b>2:30 pm - 4:30 pm Rooms 303, 304 Mallinckrodt Center</b></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ALL ARE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small;">Sponsored by: SOUTH-40 COMMUNITY COUNCIL ACADEMIC COMMITTEE MALLINCKRODT PROGRAMMING BOARD THE HARRY FREUND MEMORIAL FOUNDATION</p>	<p>這張海報說： 在華盛頓大學 1974年11月20日至22日 Ogalala Sioux 醫人 坦白愚鴉 與 Matthew King 傳譯員 和 Dan Clowser 歷史學家 關於蘇族歷史、醫藥和生活的講座和幻燈片。 11月20日；星期三；下午 2:00 - 下午 4:00 布朗廳 晚上 8:00 - 晚上 10:00 Graham 小教堂 11月21日；星期四；上午 11:30 - 下午 1:00 Wohl 中心自助餐廳 7:30 pm - 9:30 pm Wohl Center 正式休息室 11月22日；星期五；上午 11:30 - 下午 1:00 低層 Mallinckrodt 中心 下午 2:30 - 4:30 303、304 室 Mallinckrodt 中心 全部免費對公眾開放 贊助： South-40 社區理事會 學術委員會 Mallinckrodt 程式設計板 哈里-弗蘭德紀念基金會</p>
--	--

我找到了負責這次訪問的辦公室，他們給了我一張他訪問的海報。他們告訴我，他們找不到 **Frank Fools Crow** 的照片，所以用一幅西南印第安人的畫來代替，這幅畫和 **Frank Fools Crow** 完全不相似。我很高興得到這張海報！

## 我遇到法蘭克-福爾斯-烏鴉

當我把 **Frank Fools Crow** 來華盛頓大學的消息告訴 **Ed** 時，他和我一樣興奮和滿懷希望，認為這可能是我們祈禱的實現。在那段時間裡，我一直在用竹子製作笛子，所以我把自己製作的最好的笛子，包在一件乾淨的白襯衫裡，帶去第一次的講座，打算把它當作禮物送給 **Frank Fools Crow**。**Ed** 當時正在工作，無法參加第一次講座。我提早一個半小時到達華盛頓大學校園裡的 **Brown Hall**（我很興奮！），在空曠的禮堂前排中間坐下來等待。隨著講座時間的臨近，禮堂開始滿座，我看到送我十字架的漂亮女孩 **Debbie** 坐在大約八排後的走道上。我有好一陣子沒看到她了，所以我決定在講座結束後試著和她聊聊。

愚人烏鴉酋長帶著他的傳譯員，一位名叫 **Matthew King** 的拉科塔人，以及一位名叫 **Dan Clowser** 的歷史學家進來。講座結束時，我站起來回頭看 **Debbie** 要去哪裡，當我回頭時，我嚇了一跳，**Fools Crow** 酋長直接走到我面前，伸出右手跟我握手。我握了握他的手，然後把笛子和襯衫給了他。

第二個講座是在晚上八點，所以 **Ed** 得以出席。講座在華盛頓大學校園的 **Graham Chapel** 舉行。雖然他們稱之為小教堂，但感覺上更像是一座小教堂。

**Fools Crow** 酋長在禮拜堂前面，他看見我，示意我上前。當我走到他身邊時，他伸出右臂，手掌向上，拉回袖子，並開始敲打和推動他伸出的右前臂。就在他這樣做的時候，他手腕的皮膚下長出了一個腫塊，看起來就好像他手腕的皮膚下有一顆大理石一樣。看到這一幕，我的嘴巴張得大大的。然後，他把手腕往另一個方向一刷，腫塊消失了，他笑了。**Matthew King** 告訴我，愚人烏鴉酋長的身體裡有七顆神聖的石頭，他用來治療，他給我看了其中的一顆。當天晚上，艾德告訴我，愚人烏鴉酋長

的力量非常強大，艾德甚至不敢看他，因為他的力量太強大了，他的光芒太耀眼了。Ed 說他認為 **Fools Crow** 酋長很可能是地球上精神力量最強大的人。

我參加了接下來的四場講座，在講座中，**Fools Crow** 酋長說我們永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而靈性之路就是讓我們學會與自己最大的敵人（也就是我們自己）戰鬥。

**Matthew King** 告訴我們，這是 **Fools Crow** 首領最常與他的拉科塔族人分享的教導。從那時起，我開始體會到這個教導對我們人類的極度重要性，它是讓我們邁向終極與最深層真理的一種方法。

愚人克羅(**Fools Crow**)酋長還說，藥師就像空心的骨頭，當我們其他人被[自我的慾望]填滿時，他們是空的，因為他們是空的，造物主的聖靈可以透過他們來醫治人們。

愚人烏鴉酋長的第三個教導是，如果我們認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我們不可能知道，如果我們代替那個人出生，並在那個人的經歷中成長，我們的結果會有任何不同。

**Matthew King** 告訴我們，愚人烏鴉酋長有時會知道將要發生的事，人群中有人請愚人烏鴉酋長告訴我們大家將要發生的事。愚人烏鴉酋長告訴我們，將來會有很多死亡和破壞。有人問我們該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和破壞。愚人烏鴉酋長回答說，我們應該祈禱。又有人問我們應該如何禱告。當 **Matthew King** 將這個問題翻譯給愚公烏鴉酋長，而愚公烏鴉酋長也用拉科塔語回答 **Matthew King** 時，我在想愚公烏鴉酋長是否要告訴我們如何用神聖煙斗祈禱。相反，**Matthew King** 卻翻譯道：「無論您相信什麼，都要用那種方式祈禱！」。

第四個教導是，我們絕不應該質疑或批評他人如何禱告。這是他們與造物主之間的事。如果我們看到我們認為不對的祈禱或崇拜，我們應該默默地離開，什麼也不說。

在訪問期間，**Fools Crow** 酋長和 **Matthew King** 實際上參觀了 Ed、**Mary Beth** 和我的公寓，Ed 和我都認為這實現了我們尋求原住民精神指引的祈禱。愚人烏鴉酋長給了我一段樹根，他讓我用鹿皮包起來，然後用生皮皮帶綁在脖子上。我照做了，後來 Ed 告訴我，我做的藥包和把我們帶到一起的錢包一樣強大，但它的靈性能量是正面的

，而錢包的能量是負面的。當我和 Matthew King 及 Fools Crow 酋長聊天時，Fools Crow 酋長邀請我到他在南達科他州 Pine Ridge 印第安保留地 Kyle 外的小木屋和他住在一起。

## 搭便車到松嶺保留區

我在 1974 年 11 月底認識了 Fools Crow 酋長，1975 年 1 月 6 日，我開始從聖路易搭便車到松嶺保留地。我伸出拇指不到五分鐘就搭上了第一趟車。司機是個中年人，他很友善。他笑起來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愚鴉酋長的笑聲，這讓我感到很震驚。我希望這可能代表愚鴉酋長正在引導我的旅程，但我也認為這可能只是巧合或我的想像。從聖路易往西走，在 70 號州際公路上，我搭上了一連串的車子，一輛接著一輛，我伸出拇指的時間不超過五分鐘，就有另一輛車停了下來。最後一班車停在一家餐廳，請我吃了一個又大又好吃的起司漢堡。那次之後，我有二三十分鐘都沒有再搭到車，在這段時間裡，我向我的造物主獻上感恩的祈禱。最後，有一輛車停了下來。那是一輛非常大的凱迪拉克，開車的是一個留著平頭的巨大黑人。他叫我「孩子」，我叫他「先生！」

我禮貌地感謝他停下來，告訴他我要去哪裡，他告訴我他要去 13 號高速公路，在往南走之前，他會停下來請我吃晚餐。我試圖禮貌地拒絕他的晚餐邀約，因為我剛吃了一個大芝士漢堡。他已經決定了要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當我們開車上路時，他說：「孩子！」我回答：「是的，先生？」他說：「我是個 Jarhead！」我回答：「是的，先生！」他說，「你知道什麼是夾克頭嗎，孩子？」我回答：「不知道，長官！」他說：「那是海軍陸戰隊！」我回答：「知道，長官！」他告訴我，他最近剛作為陸戰隊新兵訓練營的教官退役。(我們在 13 號公路出口的 Truckstop 停了下來，進了餐廳，看了看菜單。我不想強人所難，看到漢堡包不貴，就向服務員要了一個漢堡包。「漢堡包！？，漢堡包？！！」他吼道。我心想：「天啊！請不要讓我做俯臥撐！」他說：「服務員！」她說：「是的，先生！」他說：「給這個男孩來塊 T 骨牛排！」她說：「先生，牛排要怎麼做？」他說：「你喜歡牛排怎樣烤，孩子？」我說：「五分熟，先生」他說：「五分熟，服務生」然後給他拿兩個漢堡

包和兩杯咖啡路上喝」就這樣，他站起來，去付了錢，然後走了出去。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晚餐後，我在背包裡裝了幾個漢堡包，心中的感激之情更深了，於是我又上路，搭上 29 號州際公路前往密蘇里州的聖約瑟夫。當時已是深夜，沒有車輛駛來，所以我爬上一條天橋，到橋下幾英尺處的小平地過夜。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我的羽絨睡袋是夏天用的，接縫太長，會漏出冷氣。我穿著冬天的大衣睡覺，褲子裡穿著保暖內衣，所以雖然不是很暖和，但也能睡個好覺。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仍然沒有交通，天氣冷得像霜一樣。我收拾好行李，悄悄下定決心開始步行，看著星星在晨曦中起舞，感激之情讓我熱淚盈眶。我搭上了好車，到了傍晚時分，我抵達了 **Frank Fools Crow** 的小木屋。

**Fools Crow** 酋長住在一間木屋裡，木屋裡有電燈，但後院有手動抽水機來抽水，還有一個老舊的木頭爐子來燒水加熱木屋。

我來得不是時候，因為甘巴的一個孫子，一位獲頒銀星勳章的越戰退伍軍人，被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的 "**Goon Squad**" 槍殺，爺爺正沉浸在悲痛之中。儘管來得不是時候，我還是受到了歡迎。我來的那天晚上，刮起了暴風雪。天氣非常寒冷，有報導說第二天有人凍死了。在爺爺家住的幾個星期裡，我努力讓自己變得有用，劈柴、抽水、運水、做家務。當我把水桶拿到外面打滿水時，水桶邊緣濺起的水在我打完水時已經結冰了。爺爺的健康每況愈下。他患上了肺炎，最後去了 SD 州的 **Pine Ridge** 醫院。凱特奶奶和家人從來沒有讓我感到不歡迎，但過了一陣子，我覺得自己礙手礙腳，幫不上忙，所以我決定回聖路易。我說了告別或再見，然後搭車到松樹嶺（**Pine Ridge**）去探望住院的爺爺。在病人的病床上方，有一個牌子，上面寫著病人的名字「**Frank Fools Crow**」，名字下面寫著病人的宗教信仰「**Catholic**」。（天主教???!）這在我看來很奇怪，就好像教皇進了醫院，他們卻把他的宗教寫成「印度教」一樣。後來，我才知道外公確實是天主教徒，當牧師或修女來探訪時，外公外婆會很感激地與他們一起祈禱，並接受聖餐。對於爺爺奶奶來說，耶穌的故事是再熟悉不過的了，他是一個完全謙卑的人，沒有自我，與上帝的聖靈有著強烈的聯繫

，他可以帶來奇蹟，醫治百姓。我告訴爺爺我打算回聖路易，他告訴我聖丹斯節時再來。

## 第一視界探索

我希望Fools Crow爺爺能讓我參加Vision Quest，但我想測試一下自己是否能忍受四天不吃不喝。在拉科塔人的儀式「幻象探險」中（稱為 *Haŋbléčeya*，翻譯為「哭泣尋找幻象」），人們會帶著毛毯或水牛袍、一條短褲（女性則帶著裙子），以及自己的神聖煙斗（*Čhaŋúŋŋ.....*）上山。

(*Čhaŋúŋpa-Wakǰán*)。我去了聖路易郊外一個名為 **Rockwoods Reservation** 的野生動物保護區，爬上一個懸崖。我有一頂小帳篷和一個睡袋（所以不是傳統的異象探險），但我在懸崖上待了四天四夜，沒有食物也沒有水。第三天，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跳聖丹舞（邊跳舞邊斷食四天）。我試著站起來跳舞。連續幾天不進食、不喝水的斷食會讓人感覺像小貓一樣虛弱。我想我沒跳過三十秒就累得坐下來了。我的結論是，我既沒有耐力，也沒有毅力在斷食的情況下忍受四天的舞蹈，所以 **Sundancing** 不適合我，我的結論是這樣。

## Sundance at Selo Black Crow's Camp Lakota, 1975 年

我在 **Selo Black Crow's Camp Lakota**（南達科塔州 **Wanblee** 以東 9 英里的松嶺保留區，**Fools Crow** 爺爺就住在那裡）發現了一張聖誕節的海報。

這張海報說：

拉科塔聖日

8月12日、13日、14日、15日

黑烏鴉

拉科塔營地

Wanblee 以東 9 英里

松嶺保留區

所有傳統領袖、

歡迎所有靈性領袖

(粗略翻譯：) 不要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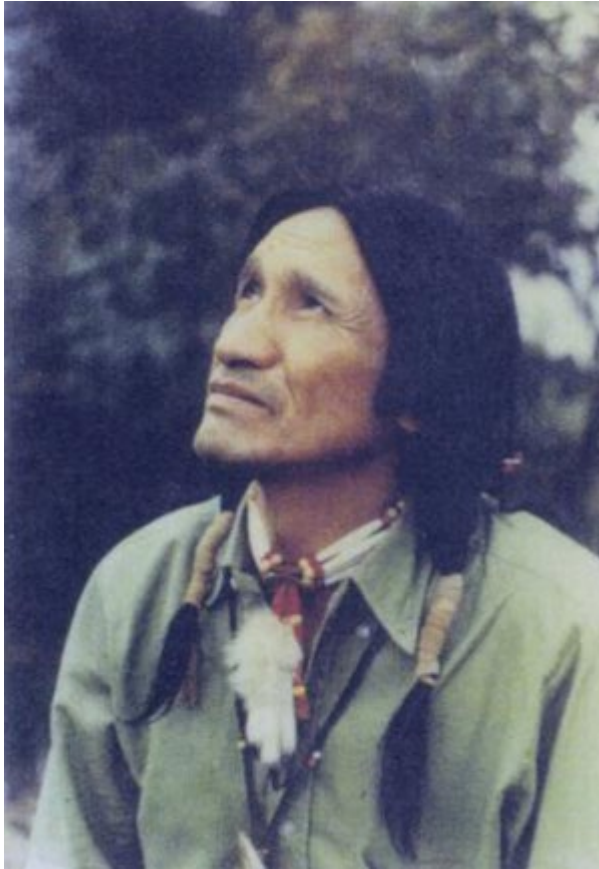
威士忌、壞藥（毒品）、槍、攝影機、錄影機

與這張海報相似，但這張海報是 1976 年的 Sundance 海報。

1975 年夏天，為了從聖路易到南達科他州，我騎了一輛本田 100 型摩托車。這輛摩托車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馳騁，而且一路上毫無問題。另一方面，我卻在旅途中受了傷，全身酸痛難忍。腳踏車的狹窄車座在市區短程旅行還可以，但幾個小時之後就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沿途的木材店停了下來，買了一塊 12 x 36 吋的木板坐在上面。我沒有辦法把木板切割成適當的尺寸，所以坐在兩邊突出十八英吋的木板上看起來很傻，但我不在乎。這總比坐在狹窄的座位上好。

當我到達塞洛營地時，有幾個年輕的拉科塔人想騎我的摩托車。其中一個非常謙虛的年輕人名叫 Dicky Moves Camp，他大約 16 歲。我發現他是個從小就與靈魂有聯繫

的藥師。我讓他騎我的摩托車，因為我想神靈會引導他，警告他不要做任何會害死他的事。



Selo 為我舉行了第一個 Sweat Lodge 淨化儀式（就像一個特別熱的桑拿，伴隨著歌曲和祈禱）。他的汗蒸房剛剛重建。幾個星期前，也就是1975年6月26日，兩名不熟悉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的Goon小隊所造成的火藥箱狀況的聯邦調查局（FBI）探員，意外地試圖在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奧格拉拉（Oglala）（距離拉科塔營地約100英里）外送達逮捕令，結果他們被殺了。當時，Selo 的房子裡有許多歐洲訪客，他們都是來了解拉科塔精神的實踐。Selo 沒有電話（那時還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視。他的汽車裡有一台調幅收音機，但只有在開車的時候才會聽

到鄉村和西部歌曲，而且你必須開車到西邊九英里的地方去取信，所以沒有人知道一百英里外的奧格拉拉發生了什麼事。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一架支努干雙旋翼直昇機嗡嗡地飛到拉科塔營，在離地面幾英尺高的地方盤旋，一挺大型機槍對準房子，身穿迷彩服、手持M-16的聯邦法警開始從支努干直升機中跳出，匍匐爬向塞洛的房子。Selo 拿了一個托盤，指示屋內所有人將戒指、手錶、錢包和任何貴重物品放在托盤上。當法警走近時，Selo 高舉雙手打開門，用腳把托盤推到他面前，指著下面，大叫道：「這是我們所有的東西！拿了就走！！」被嚇懵了的法警說：「我們不是來打劫的！」（他們是來襲擊和恐嚇他們的。）在當天的其他侵略行動中，法警宣稱 Selo 的 Sweat Lodge（由彎曲的柳樹苗蓋上毯子和防水布建造而成）是一個碉堡，所以他們把它拆掉了。

幾個星期後，當我到達 Selo 的營地時，一架雙旋翼 Chinook 直升機在 Selo 的營地上空嗡嗡響。這是一種最令人不安的感覺，因為當直昇機接近時，甚至在看到直昇機

之前，人體內就能感受到直昇機葉片的低頻率「砰-砰-砰」聲，甚至比聽到的聲音還要強烈。當直昇機在 Selo 的營地盤旋時，我清楚地感受到，我最好不要做出任何可能被解讀為威脅的突然動作。那一次，直升機沒有著陸。

## 第一次 Lowánpi 醫藥儀式)

我睡在 Lakota 營地一間長方形木屋的地板上，有一天 Selo 告訴我們，當天黃昏之後，會在那間木屋裡舉行一個稱為 Lowánpi 的醫藥儀式。

儀式的名稱 Lowánpi，字面上的意思是「我們唱歌」（Lowán 是「唱歌」的意思，而「pi」則使它成為複數）。在基督教神職人員會懲罰舉行醫藥儀式時，這個名稱是一個暗語。拉科塔人可以說：「我們今晚要唱歌」，而不會讓人知道聚會的真正性質。多年之後，我認識了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天主教神父，名叫 Fagan。他的幽默感非常乾淨、非常英式，而且經常自嘲。有一天，Fagan 神甫到一戶人家舉行 Lowánpi 儀式。他敲門，當門打開時，他問是否可以進去與人們一起祈禱。大家都很驚訝，但還是歡迎他進來。之後，他問是否可以在儀式開始前向與會者宣布。他得到允許。他告訴大家，當他還是一位年輕的牧師，剛到保留地時，他經常來到這棟房子，記下出席者的車牌，以便在下個主日拒絕他們領聖餐。他說他現在才知道那是多麼可怕的罪，他請求大家原諒他。會場上有許多人流淚、擁抱和寬恕。Fagan 神父留下來，與拉科塔人一起在他們的神聖醫藥儀式中祈禱。

為了準備在 Selo's 舉行的 Lowánpi 典禮 (典禮將在一片漆黑中舉行)，我和其他幾位遊客把木屋裡所有的傢俱都搬了出來，包括柴爐。我們爬上屋頂，把咖啡罐放在爐管上。我們用泥土和水做成泥漿，把原木之間可能漏光的縫隙都塗上泥漿。我們在所有的窗戶和門上釘上地毯和毛毯，並把枕頭和床墊捲起來，靠在內牆邊，供人們坐著。白天的時候，我們關掉所有手電筒（那個小木屋沒有電），在裡面等了十分鐘，好讓我們的虹膜在漆黑的環境中充分擴張，當完全沒有光線時，我們認為小木屋已經準備好舉行典禮了。太陽下山之後，大約有五十多人走進點著煤油燈的小木屋，坐在捲起來的床墊和枕頭上。藥師 Robert Stead 和他的助手，以及由 Willard Pipe Boy 帶領的歌手們走進小屋，開始佈置儀式場地。Robert Stead 是個不苟言笑、沉默

寡言的小個子，沒有人見到他會懷疑他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我了解到，正是這種極度自卑的謙虛態度，才是強大的藥師的標誌，如果他看起來魅力十足，充滿充沛明顯的靈性能量，那就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和不信任。**Robert Stead** 準備了他的祭壇。他拿了一個咖啡罐，裡面裝滿了灰色的地鼠山泥土，然後把這些泥土倒在地上。然後，他壓了一塊膠合板，將它扭下來，讓地鼠山的泥土形成一個又圓又平的圓形。之後，他拿起一根鷹羽，用羽毛的一端在泥土圓上畫出一個圖案。他的幫手在木屋中間劃出一個約六呎乘六呎的祭壇區域，在四個方向放上四個三磅重的咖啡罐。在這些罐子裡，他們插上柳枝，柳枝上綁著黑、紅、黃、白四色的旗子，這是四個方向的神聖顏色。這些顏色也代表了人類不同的膚色。當拉科塔人祈禱時，他們為全人類以及動物、鳥類、魚類、樹木、岩石、河流、海洋和整個地球祈禱。在他們的祈禱中，沒有任何人或事被遺漏。之後，幫忙的人會在罐子和旗子上綁上煙草繩。**(Tobacco ties** 的製作方法是拿一塊約一英吋半正方形的彩布，拿起一小撮煙草放在正方形的中間，然後將正方形折疊並繫在一條長繩上，使煙草疙瘩在結的一邊(通常是丁香搭結)，而正方形的其餘部分則在另一邊。繩子上的煙草繫帶彼此相隔約兩到三英寸。一條典型的繩子有 405 條煙草繩結，兩端也許有六英吋的鬆繩。6' x 6' 的祭壇區域被煙草繩索完全包圍。通常，祭壇周圍會有好幾組 405 條煙草繩子，這取決於有多少人在祈求治療)。祭壇區域佈置好後，歌手們唱著填滿煙斗 (**opági**) 的歌，**Robert Stead** 填滿了他的神聖煙斗 ("**Čhaŋnúŋpa**")。

儀式開始後，助手們熄滅了煤油燈。**Robert Stead** 獨自在祭壇內。歌手們開始唱神聖的呼喚之歌，呼喚神靈進來，他們來了！根據我對 **Robert Stead** 的了解，他自負、沉默寡言、絕對謙虛，我沒有理由懷疑他不是個有權勢的藥師，然而，當神靈們走進那間儀式屋，搖晃著響鈴、響鈴，讓整個裡的小燈閃爍時，我無法不懷疑。我一直在想那些人是如何「變戲法」的。他們怎麼可能在漆黑的環境中，毫無差池地四處走動，而不會撞到我們這些靠牆而坐的人？我一直在努力想辦法解釋「這些人」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那些閃爍的小燈尤其令人費解，因為它們看起來就像是純白的小球體，可以清楚看見，但卻無法照亮周圍的任何東西（例如人類的手臂）。有好幾十個這樣的小燈在閃爍，沒有明顯的模式，它們閃爍時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也沒有發出煙火的氣味。我一直嘗試堅持我的信念，相信我所經歷的一切都有科學的解釋，但卻越來越困難。我聽到好像有一隻巨大的鳥，我想那一定是鷹，它拍打著翅膀，從一面牆縱向飛過祭壇區域，撞到遠處的牆，然後再飛回來。那速度太快了，不可能是有人在跑，所以我想是有人把鷹的翅膀掛在一根長竹竿上（雖然沒有人把長竹竿帶進木屋）。我對自己所經歷的事情的科學解釋越來越難以置信、瘋狂和荒謬。

那是一個溫暖的夏夜，由於所有的窗戶都被封起來，再加上大約五十多人「面對面」地靠著牆坐著，那間小木屋變得越來越熱。突然，一股冰冷的空氣襲來。我用鼻子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氣讓我的鼻子內側起了皺紋，這種感覺只有在吸入華氏零下二十度以下的空氣時才會出現。如果我沒有體驗到鼻腔皺縮的感覺，我可能會告訴自己我在流汗，被風扇扇到了，但是我無法否認那種鼻腔皺縮的感覺。就這樣，我完全放棄了嘗試以科學的方式來理解我所經歷的一切，我默默地祈禱：「感謝您讓我知道我的不信!!!!，讓我知道我是個大白痴」，「感謝您用溫柔而奇妙的方式讓我知道我的愚昧!!」。有了這次經驗之後，我不再覺得有必要為靈界現象提出一個科學上可以接受的解釋，但是當我經歷了一些我認為在科學上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時，我會視情況默默地或大聲地祈禱，深深地感激和感謝祂們的恩賜，以及祂們與像我這樣不配的人分享的難以理解的美麗和俏皮。

在這些科學上無法解釋的事件中，我發現了另一個層面，無論是在醫藥儀式、汗屋或聖丹斯，每當我經歷不符合我對現實的正常理解的事情時，我的身體總是變得完全清醒、專注和集中。就好像我的身體在告訴我要振作起來，絕對、嚴格地注意，因為有非凡的事情正在發生。這種完全清醒、專注、以身體為中心的感覺異常令人振奮。

多年之後，我問一位藥師，這些靈魂幫手是否是前人的鬼魂，他告訴我，除了少數例外，這些靈魂一直都是靈魂，他們一直都為造物主服務。我想，在我的歐洲文化中，一直是靈魂、一直為造物主服務的靈魂被稱為天使。

當聖誕節臨近時，一位名叫 John Fire 的藥師（又名 Lame Deer，《Lame Deer Seeker of Visions》一書就是關於他的）帶著四、五位美麗的年輕女子來到。Fools Crow 爺爺從來沒有美麗的年輕女子在他身邊徘徊，因為他有 Kate 奶奶，她是他唯一的真愛。

在 Selo's Sundance 期間，有一次我坐在涼亭的地上，一輪舞蹈結束後，煙斗被派了出去。John Fire 走到我身邊，伸出煙斗，說：「抽吧！」我感激地接過煙斗，默默地祈禱了一秒鐘。我感激地接過煙斗，默默地祈禱了一兩秒鐘，吸了兩口，然後把煙斗交回給他，說：

"Mitákuye oyás'iny 「意思是」所有 - 我的親人"。那是我第一次抽聖煙斗。

巽風之舞結束後，我前往愚鴉酋長的小屋。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討論聖丹斯的事他轉過身來，笑著對我說：

"Tǎkóža [孫子]，你要跳舞嗎？"我在尋找願景時曾考慮過跳巽風舞，但我認為我沒有必要的耐力（我真的很懶，而且是個膽小鬼），所以我決定不試。但是，Ganadpa 在這裡問我是否要跳舞，而且他似乎真的很期待我去跳聖丹斯舞。我不想告訴他「不」，也不想告訴他「要」，所以我想我應該說一些不承諾的話，我說：「哦，我可以，爺爺！」爺爺說："Wašté！"(發音是 "wash-tay"「意思是」好！「然後他用印第安手勢表示」是的"。我意識到爺爺真的希望我去聖丹斯，所以即使我覺得我缺乏必要的耐力，我還是決定去聖丹斯，因為我完全信任這位睿智的老人。我想，即使我嘗試去聖丹斯的努力慘遭失敗，也絕對會有更大的貢獻。也許我無法忍受 Sundance 的極度嚴苛（我見過海豹隊員無法完成 Sundance），會給拉科塔人帶來所需的鼓勵。當然，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甚至不知道我應該問哪些問題來學習我需要知道的東西，以及我需要取得哪些物品來準備和準備跳舞。（如果有一本名為 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Sundancing 的書，那我就完全有資格閱讀了）

## 參觀明尼蘇達州皮普斯通

在 Selo's 跳完舞從保留地回來的路上，我在明尼蘇達州的 Pipestone 停留，參觀 Pipestone 國家紀念碑。我對旅遊活動不太感興趣。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取得或挖到一塊琵琶石，好讓我可以為自己做一個Čhaṅnúṅpa 來祈禱。在後面，我發現了一個車庫/維修區，在那裡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好心的原住民 Chuck Derby，他在紀念碑工作。我告訴他，我希望得到足夠的琵琶石來製作煙斗碗，而且我想用我將製作的煙斗祈禱。當我說出我想用煙斗祈禱的誠摯願望時，Derby 先生非常友好地送了我一塊足夠做一個煙斗碗的大塊石，並教我如何在虔誠的狀態下雕刻煙斗，並一直在祈禱。我感謝他，並對他的指導和仁慈感到無比感激。我在 Pipestone 一直待到古蹟關閉之後，傍晚時分，在日落之前，陰影逐漸變長時，我走在回到 Pipestone 溪的樹叢中的小路上。這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地方之一！我被那純粹的美和明顯的神聖所震驚。我還記得，當我站在這裡目睹這個聖地的深邃魔力時，我流下了喜悅的眼淚，也感受到了深深的安寧。我想起了電影《十誡》中的場景：摩西看到燃燒的灌木叢，上帝命令他說："脫下你腳上的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我不記得我是否脫了鞋，但我可能脫了。"

## 危地馬拉

接下來的 1976 年夏天，我有機會加入 Rarihokwats 的行列，他帶領了紐約州北部莫霍克族 (Mohawk Nation) 一個名為「白色和平之根」(The White Roots Of Peace) 的團體，前往瓜達馬拉 (Guatamala) 為地震災民提供援助。他們需要熟悉建築、醫藥和農業的人。我們乘坐一輛大型房車和一輛校車。我們隊伍中有一位墨西哥印地安人，他會說印地安語（我相信是瑪雅語），所以要當翻譯。她的家在墨西哥城一個特別貧窮的地方，看起來比松嶺保留區的大多數小木屋還要貧窮，她的財產似乎也比保留區最貧窮的蘇族人擁有的財產還要不值錢，然而當我們進入她的家時，她的家卻讓我屏住呼吸。她擁有的所有不值錢的小玩意兒都被清潔、擦亮，並一絲不苟地陳列在架子上。她家裡乾淨整潔，讓我感覺像是進入了聖殿。她把一切都打理得如

此尊嚴，讓我覺得我是進入了一位非常富有和受人尊敬的女士的家。她為我們準備了一頓簡單但非常可口的晚餐，我對此感到非常感激。當窮人準備好食物給我吃時，我感到非常謙卑，因為與我相比，他們是如此的貧窮，拒絕他們的禮物是一種侮辱。當我接受他們的禮物時，我只能感到深深的感激。那天下午，我逐漸意識到，在我的國家，那些吃得飽、有地方住、有醫療服務的人之間的貧窮，更多的是與心態有關，而不是與缺乏物質財富和財產有關。

我們一行人前往危地馬拉非常偏遠的農村地區，也就是震央附近。1976年7月4日晚上，我們在危地馬拉的一個小鎮上（當天是《獨立宣言》簽署200周年紀念日，美國舉行了盛大的二百周年慶典），我們正在看煙花綻放！但是煙火的綻放與美國二百周年慶典毫無關係。在這個危地馬拉小鎮燃放煙火是為了慶祝第二天舉行的大型集市。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諷刺！

我在白色和平之根的時間比其他團員早一點結束，因為我需要前往南達科塔州的聖丹斯（Sundance）。我搭巴士到危地馬拉市，搭飛機到邁阿密，然後再搭便車到南達科他州。



這張海報說：

太陽之舞

OGLALA SIOUX

傳統日舞

七月 30-31 八月 1-2

南達科塔州豪豬

旁白 - 高貴的紅人

如需更多資訊：聯絡

Bicenennial Program

Birgil Kills Straight

1976 年，由 Frank Fools Crow 擔任中間人的 Sundance 移師到南達科他州的 Porcupine。前一年是在 Pine Ridge。我在「植樹日」（即砍下一棵木棉樹，由男舞者扛起，栽種在聖丹斯樹叢中央的日子）前幾天抵達。圓形舞蹈區距離木棉樹約半徑四十呎，周圍是一個圓形的蔭棚，蔭棚的東面有一個開口（木棉樹是由舞者抬進蔭棚的。）

## Meeting Dawson 沒有馬

在舞會開始之前，我遇到了一位格外友善、謙遜的拉科塔聖公會牧師，他名叫道森沒有馬（Dawson Has No Horse）。他穿著黑色褲子和黑色襯衫，，很明顯他是一位神職人員。我非常喜歡他。道森通常不參加聖丹斯。他在聖公會教堂祈禱，而不是用聖煙斗祈禱，但那年他告訴他的妻子 Emily：「讓我們去看看我們的拉科塔人是如何祈禱的」，於是他們來到了聖丹斯。

我問 Dawson 是否願意翻譯一個訊息給 Fools Crow 爺爺，他同意了。我們到了爺爺的帳篷，道森用拉科塔語解釋說，我請他幫我翻譯一個我要問爺爺的經歷。我告訴道森我的經驗，道森什麼也沒跟爺爺說，也沒聽到爺爺的回應，就告訴我，當我吃一頓飯時，我應該從飯裡拿出一點肉，到外面去，挖一個小洞，把肉放在洞裡，然後蓋好。這將是對大地祖母的供養。我感謝 Dawson 的建議，並告訴他我會這麼做（我也確實這樣做了），但我問他是否可以把我的經驗告訴爺爺，看看爺爺有什麼說法。Dawson 對爺爺說了拉科塔語，爺爺也用拉科塔語回復了 Dawson，Dawson 說：「這就是爺爺說要做的事情」。我接受了，但我想知道道森是怎麼知道爺爺的建議的。

幾天之後，當聖誕節正在進行時，Dawson 和 Emily 在環繞舞圈的圓形蔭棚中。當時正值兩輪比賽之間，所以所有的舞者和幫手都離開了舞蹈區，在樹蔭下休息。Dawson 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幻覺，他推了推 Emily 說："你看到那個站在樹旁邊穿著老式衣服的男人了嗎？Emily 說："外面沒有人。我想你在陽光下太久了。我們回家吧"道森說："不，他在叫我。我得走了。"道森看到的那個人穿著一件舊的水牛皮聖丹斯裙。他的一邊臉塗成了紅色，另一邊臉塗成了黑色。他的一邊頭髮編成辮子，另一邊頭髮散開。他示意道森到他身邊來，就在舞圈中間的巽風樹下。

蔭棚內的舞蹈圈是非常神聖的祭壇，不是舞者或幫手的人是不應該進入神聖的舞蹈圈的。對於聖公會牧師穿著黑褲黑襯衫走到樹下，蔭棚內的拉科塔人感到非常震驚。Dawson 走到站在舞圈中間樹邊的人身旁，當他走到他身邊時，那人卻消失了！道森感到很震驚，心想：「我做了什麼？」當他看見愚鴉酋長已經走進舞圈，並走到

他面前。愚人烏鴉酋長向人們宣布：「這就是明年要掌管聖丹斯的人」。(當然，他是用拉科塔語說的，所以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人們的下巴都掉了下來，覺得目瞪口呆。愚人烏鴉酋長是天主教徒，他將聖誕節交給了一位來訪的聖公會牧師，而這位牧師並未參與聖誕節或傳統的拉科塔祈禱方式！

聖誕節結束後，Dawson 開著他的卡車時，會聽到雷聲，他會聽到雷聲中那個人的聲音在喊：「嘿，Heeey！」這讓 Dawson 很害怕，因為他覺得自己可能會被雷劈到。這樣的事情不斷發生，道森越來越擔心，所以有一天，他走進了瓦克帕馬尼湖聖公會教堂（道森建造的），他跪在祭壇前祈禱。當他在祭壇前祈禱時，他又聽到雷聲，聽到那個人的聲音在雷聲中哭泣，他知道自己並不安全，即使在自己的教堂裡也一樣。最後，Dawson 告訴他的妻子 Emily，他要到屋後高崗上禁食祈禱。他告訴愛蜜莉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去了哪裡。通常當拉科塔人進行 *Haŋbléčeya* (Vision Quest) 時，他們會先進入汗屋中，然後在筆直的柳樹桿上插上黑色、紅色、黃色和白色的旗幟，標示出他們的祭壇區域。然後用四百零五根煙草繩環繞祭壇區。Dawson 沒有這些東西。他走到山上，拿出一袋公牛杜倫煙草，在地上的四個方向堆了四小堆煙草，然後站在中間。太陽直射道森，一點微風也沒有。道森擔心自己會中暑而死。他在山上待了三天，第三天夜幕低垂時，雷雨交加。閃電就劈在 Dawson 面前，那個他在聖丹斯圓圈見過的人跑下閃電，站在 Dawson 面前。他說：「你可以得到聖披肩，也可以得到閃電。快點選擇！」道森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可以選擇聖披肩，然後成為 Yuwípi 醫藥人（他會被聖披肩綑綁），或者他可以選擇閃電，然後被閃電劈死。Dawson 說：「我要聖潔披肩！」神靈說：「Wašté！」（好！）然後消失了。(很好！) 然後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太陽升起又落下。太陽再次升起，又再次落下。太陽升起了四次，第四次升起時，太陽周圍形成了一個菱形的圖案，菱形裡面有一個十字架，所有的顏色都不一樣，Dawson 知道他應該使用這個菱形裡面色彩鮮豔的十字架圖案來做他的 Yuwípi 祭壇。

在那之後，Dawson 開始舉行 Yuwípi 醫藥儀式，所以當 Sundance 回來的時候，Dawson 已經是一位正式的 Yuwípi 醫藥人了。Dawson 並沒有停止擔任聖公會牧師。

當他在 Wakpamani Lake Episcopal Church 的講壇上時，他會談到神管和神靈；當他被綁在 Yuwípi 祭壇上時，他會談到耶穌。道森會說：「沒有分別！我們崇拜的是同一個神！」

## 高馬家族協助準備聖丹斯電影節

在 1976 年的 Porcupine Sundance 結束時，一位名叫 Luther High Horse 的長老知道爺爺想讓我參加 Sundance，就來問我是否想參加 Sundance。我說「是的」，他說跟他一起去。我去告訴爺爺 Luther High Horse 要帶我去聖丹斯。爺爺同意了。Luther 開車帶我到位於 SD 州 Wanblee 的家，發現我完全沒有準備。盧瑟和他的家人幫我做了一件聖丹斯短裙，給我一個勳章、一個鷹骨哨子，還幫我做了聖人冠、手環和腳環。他們幫我做了旗子，還綁了 405 條煙草繩子放在樹上。他們還為我找來了穿孔用的繩子。我至今仍深深感激 High Horse 一家幫助我這個啞巴 wašičuŋ！

## 烏狗樂園的聖丹斯活動

之後，Luther 在 1976 年 8 月 5 日晚上，也就是第一天舞會結束時，開車送我到 Crow Dog's Paradise。那一年，在 Crow Dog's Paradise 舉行的聖代舞會的代言人是 Bill Schweigman，他被稱為鷹羽酋長。Luther 和 Bill Schweigman 說了話，我猜想 Luther 告訴 Bill，Fools Crow 爺爺想要我跳舞。比爾非常尊敬愚公烏鴉爺爺，所以他叫我把我的臥床放在男人的帳篷裡，明天早上我就去跳舞。



**CROW DOG SUN DANCE**  
**AUGUST 5-8 \* 1976**

CROW DOG IS IN PENITENTIARY  
BUT THE SUN DANCE WILL GO ON.  
CROW DOG IS SPEAKING TO HIS NATION.

To all Indian tribes: The Sun Dance has been part of our heritage in the past and must continue to be so in the future. The original Dance occurs when the chokecherries are ripe. The purification day is on August 3rd. The Dance will be held on August 5th, 6th, 7th, and 8th. The Dance will be at Crow Dog's, on the Rosebud Reservation, in South Dakota. All Spiritual Leaders, Chiefs, and traditional people are welcome. Food will be served two times daily. All Sun Dancers who have taken vows must be prepared. Autumn Dawn and Barbara Brave Bird could not be forgotten.



**ROSEBUD RESERVATION \* SOUTH DAKOTA**

這張海報說：

烏狗日舞

1976年8月5-8日

烏鴉狗被關進監獄

但太陽之舞仍會繼續。

烏鴉狗在對它的民族說話。

致所有印第安部落太陽舞過去是我們遺產的一部分，未來也必須繼續如此。最初的舞蹈是在櫻桃成熟的時候舉行。淨化日是八月三日。舞蹈將於8月5日、6日、7日和8日舉行。

歡迎所有精神領袖、酋長和傳統人士參加。每日供應兩次食物。

所有已宣誓的太陽舞者必須做好準備。不能忘記 Autumn Dawn 和 Barbara Brave Bird。

ROSEBUD 保留區 \* 南達科塔州

每天清晨，天還沒亮，Bill Schweigman 就用一種看起來很不尋常的方式叫醒舞者們。他喊道：「早安，舞者們！精神侍者為您們送上床上早餐！有培根、炸馬鈴薯、火腿、果汁和咖啡！」巽風教徒們都在斷食，當被提醒他們錯過了什麼時，他們都會大聲呻吟，但這一切都很幽默，有一種歡樂的感覺。我們脫下臥具，做了個汗蒸，然後排隊進入涼亭跳舞。保留區聖誕節的其中一個令人驚訝的特色是，儘管男女舞者的舞蹈已超越人類耐力的邊緣，男人們胸前或背上的皮膚都被穿上了和兩號鉛筆大或更大的 Chokecherry 釘，但舞者和幫手的精神卻特別輕鬆愉悅，沒有低落或沉重的感覺。

我想向大家報告我跳得很強勁，但這並不準確。我是在舞會的第二天開始跳舞的。我知道和我一起跳舞的人比我更累、更渴，所以我知道最好不要把我的抱怨說出來。我只想說，我沒有讓自己出盡洋相就撐過了舞會。儘管那場舞會是一場極端的折磨，但在那場舞會的涼亭裡，卻有一種清晰可辨、無與倫比的美麗靈性存在，即使在五十年後的今天，仍讓我心痛不已、嚮往不已。當我敲下這段文字時，回憶起舞蹈的神聖感讓我熱淚盈眶。即使是穿刺，對於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的觀察者來說，也並非如想像中的那樣。這樣的觀察者可能會認為穿孔是某種施虐受虐的儀式。他們無法察覺也無法感受到的是，穿孔的人愛他所穿孔的兄弟，也不想讓他痛苦，只是因為他的兄弟以神聖的方式請他幫忙穿孔。這種關係的甜蜜和愛的溫柔是言語無法表達的。(當然，還是會痛！)。

## Dawson 的 Yuwípi 儀式

當我知道 Dawson 已經成為一位 yuwípi 醫師時，我開始參加他的 yuwípi 儀式。

Dawson 的 yuwípi 之前都會先舉行一個汗屋儀式。在大多數的汗屋儀式中，當橘紅色發光的石頭被放進汗屋中間一個洞的坑中，門關上後，Dawson 會拿起一把鼠尾草（艾草），我可以從石頭的光芒中看到鼠尾草、然後用鼠尾草擊打那堆發紅光的石頭，同時發出內臟般的咕嚕聲（"Húuŋh"），鼠尾草擊打石頭的地方會冒出明亮的白色火花，瞬間，坑裡所有的石頭都會發出明亮、深飽和的綠松石天藍色！整個礦坑都會被發光的藍色石頭填滿！一片鼠尾草葉落在石頭上，也許會發出紅光（所以我知道我沒看錯顏色），但是石頭卻是那種奇妙、飽和度極高的碧藍天藍！這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顏色！

Dawson 在巽風樹旁邊和山上看到的那個靈魂名叫 Čaŋnúŋpa Gluhámani（拿著煙斗走路的人），他是一個巽風靈魂，所以在 yuwípi（在一片漆黑中舉行）時、當歌手唱起巽舞之歌時，我們所有跳過巽舞的人都被鼓勵站起來跳舞，並吹起鷹骨哨子，因為 Dawson 告訴我們，當我們和他一起跳舞時，這會讓 Čaŋnúŋpa Gluhámani 感到很開心。有一次，當我問起神靈時，他們告訴我，除了少數例外，他們一直都是神靈，而且一直都為造物主服務。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中，一直存在、一直為造

物主服務的靈魂被稱為天使，他們也是如此！因此，對於拉科塔人來說，神的顯現會是一個日舞者，而對於擁有高聳大教堂的歐洲人來說，天使可能是長著翅膀的。每一種都是神對我們的愛的真實顯現。

## 觸摸靈面

在 Dawson 的 Yuwípi 儀式中，有一件事經常發生，就是當我或其他人有問題想問的時候，我們會坐在漆黑的環境中，Čhaŋnúŋpa Gluhámani 的手會伸出來抓住我們的手腕，然後拉起我們的手和手臂去摸他頭的側面。視乎我們摸的是他頭髮編辮的那一邊，還是他頭髮散開的那一邊，Dawson 會告訴我們那是什麼意思，以回答我們的問題。想到這件事，我總是覺得癢癢的，在一片漆黑中，Čhaŋnúŋpa Gluhámani 清楚地知道我們的手臂和手腕的位置，而且可以準確地抓住我們的手腕，而不需要四處摸索來找到我們的手腕。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時，我都會感到謙卑，就像當初發生這件事時一樣，我知道神的聖靈之一會讓像我這樣不配的人觸摸祂的側臉

## 水牛精來訪

有一次在儀式中，一隻水牛精進入儀式。我可以聽到它在木地板上踩踏的聲音。我站在一邊吹著鷹骨哨，一邊隨著 Sundance 歌曲跳舞，水牛將它的鼻子壓在我的肚子上。我可以聽到並感覺到它濕熱的氣息從溫暖的鼻孔吹出，吹到我的肚子上。那時候，我已經見證了許多違反科學規律的事情，所以我不再嘗試用「科學」來解釋我所經歷的一切。我也不害怕。我毫無疑問地知道，儀式中的靈魂是造物主的僕人，他們愛我們，他們的經歷是一種祝福。

過了一陣子，我和 Eugene Yellow Boy 成了 Dawson 的歌手之一。有時候，John Around Him 會來唱歌，在這種情況下，我和 Eugene 都會聽他的。John 是個很棒的歌手，他的聲音清脆明亮。最後，我和 Eugene Yellow Boy 成為 Dawson 的 Yuwípi 祭壇助手之一。我和 Eugene 會幫忙掛上旗幟，在祭壇四周綁上煙草，把 Pipes 傳進去放在祭壇上祈福，用 Holy Shawl（或毛毯）把 Dawson 綁好，輕輕地讓他躺下，關上祭壇，然後熄燈。Dawson 會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邀請人們帶上他們的煙斗，並

在 **Opági** (煙斗填滿/供奉) 歌曲唱起時將煙斗填滿。填滿的煙斗會被送入內祭壇，放在煙斗架上，在儀式中接受神靈的祝福。儀式結束後，煙斗會交給煙斗的主人，由他們點燃並傳送給所有人吸食。當所有的煙斗都吸完後，宴會就開始了。舉行儀式的人會帶食物給前來祈求治療的人吃。這些儀式中的食物特別美味和豐富。通常會有足夠的食物讓人們把剩菜帶回家。

在 **yuwípi** 開始之前，**Dawson** 會從任何想要供奉幾塊肉作為祈禱供品的人那裡收取肉供品，以祈求病人痊癒。供奉肉的人會拿著煙斗祈禱，而拿肉的人則會將尖針插入上臂的一層皮下，將皮拉起，然後用刀片將皮割下。這一小塊皮（直徑可能只有一毫米）會被放進一塊方形的紅布裡，然後用一條繩子像綁煙草一樣綁好，放在祭壇上。

我幾乎總是為需要醫治的人獻上肉祭。最後，**Dawson** 試著讓我從供奉肉體的人手中接過肉體供品。那時候，我還沒有掌握訣竅，而且我擔心我可能會對那些供奉肉體的人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痛苦（對於這一點，直到今天我還是感到非常抱歉！）多年之後，我被委派在聖丹斯幫忙取肉供奉，我也掌握了訣竅。我總是盡量取最小的一塊肉，足以滿足他們供奉一點點肉的願望，但又要讓他們承受最小的痛苦。我會把針插進去，剛好可以拔出一小塊肉，然後把刀片小心地放在割肉的位置上，在不超過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快速地把這一小塊肉割下來。從施予者身上取下肉塊後，我會把針和刀片放進一個紅色的利器容器中，然後拿新的給下一個人。當我取下肉塊時，我會為這份獻給造物主的禮物獻上感恩的祈禱，並為獻肉者的健康、福祉和善意祈禱。

## 最難忘的肉體獻祭

我還記得我最喜歡、最難忘的肉祭。在肉祭的祭壇前，有個小女孩走過來，害怕得全身發抖。她害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她口乾舌燥，聲音也在發抖，但她說她想為祖母的健康獻上一塊肉。儘管她害怕獻肉，因為她覺得那會是很可怕的痛苦，但她已準備好為了她祖母的緣故而犧牲。當我讓她坐下時，我忍住了眼淚。(我不想讓她昏倒。)我遞給她一個管子，讓她拿著管子祈禱，用鷹翅扇為她梳頭祝福，並與她一

起大聲祈禱，祈求她祖母健康、快樂、長壽。我把針插在最微小的一塊肉下面，往上一拉，很快就把它切掉了。小女孩四處張望，驚愕地說：「就這樣嗎！？」我說：「是的」。然後，她一臉驚訝和喜出望外的表情，說：「我甚至都沒感覺到！！」。我流下感激的眼淚，告訴她我很高興，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給她看針尖上的一小塊肉。在我取肉的地方有一小滴血。我讓她看著我用一塊方形的紅布把它包起來，然後用繩子把它和其他的肉供品綁在一起，並解釋說這塊肉會在一天結束時被拿出來放在巽風樹上。我告訴她，因為她的祈禱很純淨，所以她沒有感覺到。

## 1977 年的 Porcupine Sundance

1977 年在 Porcupine 舉行 Sundance 時，Dawson 掌管舞蹈，Fools Crow 爺爺則提供建議，Dawson 和爺爺都在一個小帳篷中舉行的會議上發言，表示應該允許我跳舞，但會議中的各個頭人堅持不該允許白人跳舞，因此答案是不可以。就在這個問題要決定的時候，我在涼亭外面，看到一面白旗從 Sundance 樹上的樹枝上掉了下來。

Dawson 看到了，他走到涼亭裡，把它撿起來，折疊好，放在祭壇上。我問 Dawson 那是什麼意思，因為我想知道那是否代表白人被 Sundance 樹拒絕，Dawson 說：「白色是純潔的顏色，而在那個小帳篷裡發生的事並不純潔」。

當時，巽風會結束後，在巽風會結束後的四天內，在巽風會的涼亭裡舉行了一次 Pow Wow。在 pow wow 期間，有一位男性傳統舞者心臟病發並跌倒在地。當時有醫生和醫務人員出席，因此他們開始對他進行心肺復甦術。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開皮卡，只有我有一輛貨車，我在我的 Volkswagen 貨車後面有一張床，那是我睡覺的地方。由於當時沒有手機，周圍也沒有警察可以呼叫救護車，所以我就開著我的貨車，醫生們把倒下的那個人裝到我的貨車後座上，然後我盡可能快地把車開到松嶺醫院，醫生們繼續給那個人做心肺復甦。當我們到達醫院時，他們嘗試對那名男子使用除顫器，但無法喚醒他，結果他死了。

## 羅伯特史帝的《Lowánpi》中的鬼魂之舞

我發現在 Selo Black Crow's Camp 又要舉行一次 lowánpi，由 Robert Stead 擔任中間人，所以我就去了 Selo 的營地。這一次，當燈籠被吹熄、呼召之歌被唱起、聖靈進來並開始走動時，我已經見證了許多違反我所理解的以科學為基礎的現實本質的事情，所以我毫不懷疑房間裡的存在是聖靈的顯現。

由於我不再懷疑所發生的事，我可以把注意力轉移到為生病的人祈禱，讓他們得到所需的幫助和醫治。房間裡發生的事情有點不同，Robert Stead（用英文）告訴我們所有人站起來跳舞，我們是在跳鬼舞。坐在我旁邊的一位拉科塔人告訴我，「臉上雨」酋長的靈魂就在房間裡，他想和我們一起跳鬼舞！我很高興也很感激地站了起來，和 Rain In The Face 酋長一起跳鬼舞！

當儀式和宴會結束，我準備離開的時候，我感謝 Robert Stead，他說："Hugh！他們不想讓你和他們一起跳聖丹斯舞，但是 Rain In The Face 酋長很高興能和你一起跳鬼舞"。我有點哽咽，感謝他告訴我這些。

## 黃色平板貨車

我買了一輛舊的二手黃色貨車。我把兩英吋的木方塊用膠紙貼在貨車的地板上，間隔約 12 英吋。我找了一家噴塗隔熱泡沫的公司，在地板、牆壁、天花板和後門噴塗隔熱泡沫。我把泡沫從地板上的磚塊頂部切掉，然後在這些磚塊上鋪上夾板地板。後門有兩扇窗戶，我用膠紙封住，以免被泡沫噴到。我有兩塊夾板鉸在後車窗的底部，並在板子上黏上一英吋厚的保麗龍，所以當我停車時，我可以把這些板子搖起來，這樣就可以把保麗龍壓在車窗上，然後用一個眼和鉤子把它們固定住。我把一張大毛毯和一張印花掛牆縫在一起，在兩者之間夾了一塊 6 密耳的塑料，邊緣則用尼龍搭扣固定。我用尼龍搭扣將毛毯和塑料掛在駕駛座和乘客座之間，以及隔熱的車廂後方。我在靠後門的牛奶箱上放了一塊大號膠合板作為床，在那前面，我在駕駛席後面放了一張舒適的靠背椅、一個閱讀燈和一個空間加熱器。

當我和愚公外公、愚公外婆住在一起時，我付錢給當地的電力公司，在外公房子旁邊的電線杆上安裝了一個電表和一個電源插座，這樣我就可以把我的麵包車插上電源，為我的空間加熱器和閱讀燈供電，而不用外公的電力。整個冬天我都住在那輛小貨車上，每月的電費從來沒有超過十或十二美元。當我開車送外公和外婆去不同的地方時，我把毯子/塑料/掛牆拿了下來，外婆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張大墊椅上，而外公則坐在副駕駛座上。

## 在 Rapid City 舉行 Pow Wow。

有一次，我開著我的黃色貨車載著愚公烏鴉外公外婆去拉皮德城參加一個 Pow Wow。我們把車停在離競技場入口中等距離的停車場，然後走到競技場入口。

奶奶穿著一襲美麗的雪白鑲珠鹿皮女裝，上面裝飾著麋鹿的牙齒。爺爺穿著完整的酋長服飾。他的戰帽上有雙排鷹羽，幾乎垂到地面，但又不完全垂到地面。每根鷹羽都有一個珠軸，每根鷹羽的尖端都有一些馬毛延伸出來。爺爺有一頂黑色的長假髮，綁成兩條長辮子，每條辮子都用白色的動物皮包著，爪子和頭還連著（也許是貂皮或黃鼠狼皮，我不確定....，稍後再詳述）。他有一件珠子精巧的鹿皮襯衫和褲子，還有一件骨珠胸甲。他完全是一個傳統的蘇族酋長、衛士和戰士（雖然他從未參軍）。真正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們走過寬闊的停車場時，爺爺拿著奶奶的褶邊錢包，上面釘著漂亮的花朵圖案，在他面前晃來晃去，乍看之下似乎很不協調。這似乎很不協調，直到我意識到這是一個真正的酋長和戰士所做的事，幫他的女人拿著沉重的錢包。貌合神離！我真希望我有照相機，可以拍張照片。這對堅強的年輕戰士來說，會是一堂精彩的客觀課。

## 爺爺參加條約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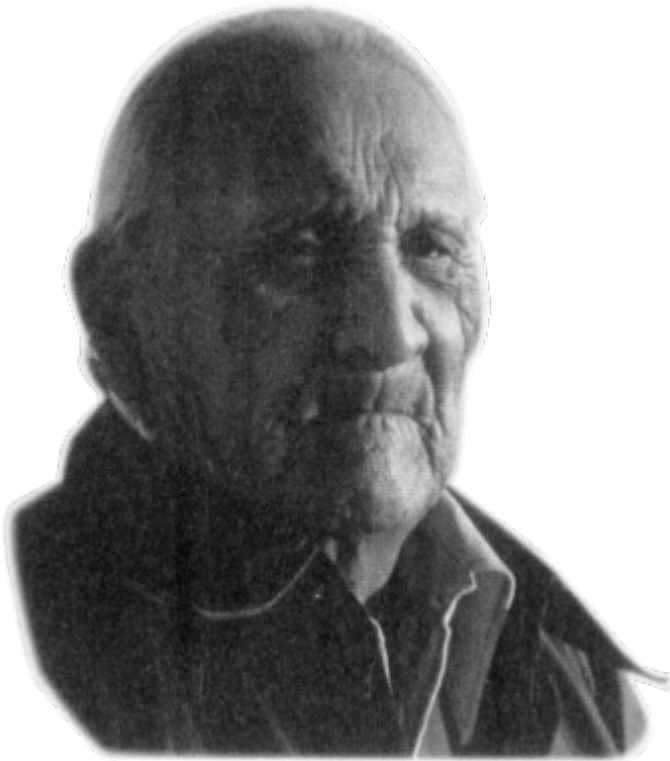
我經常開車送爺爺去參加不同的會議，經常去拉皮德城，偶爾去丹佛。一個公會會議可能會安排在中午開始，人們會在12:45左右開始出現，參觀和喝咖啡，然後會議會在1:30到2:00左右開始。會議總是以祈禱開始和結束。(條約會議是如此，但即使是平凡的會議，如討論垃圾收集的部落理事會會議，仍會以祈禱開始和結束)。討論總是完全以拉科塔語進行，所以我從來不知道在說什麼，但我可以跟隨會議的情緒

基調，而且會議似乎一再遵循一種模式。我不知道我的觀察和我認為發生的事情是否有一點準確，我非常愛爺爺，所以我不是一個公正的觀察者，但以下是我觀察到的：首先，在開場祈禱之後，似乎有一個資訊階段，主辦單位會列出問題。似乎有問題和澄清，然後各個首長會站起來討論他們的意見和觀點。大部分情況下，這些觀點似乎都是合理且經過深思熟慮的。有幾個頭人可能會有點激烈和激情。除了靜靜坐著觀察的愚公外，每個人都會發言。最後，爺爺會站起來溫柔地說話，同時和藹地向那些一直在發言的人示意，他們都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腿，看起來像是被罵的樣子，雖然那肯定不是爺爺的語氣。爺爺說完之後，大家都覺得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有人做了簡短的閉幕禱告，會議就結束了。爺爺會在會場逗留一會兒，跟一些與會者開開心心地說說話，然後我會開車送他回家。回到家後，他會和奶奶坐在沙發上，轉過身來，熱情地告訴她會議上發生的事情。接著奶奶也會加入討論，外公會恭敬地低頭，而奶奶則長篇大論地發表她的想法。

## 爺爺和我見達賴喇嘛

有一次，當爺爺和我在丹佛開會時（也許Everett Lonehill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被帶進一間旅館，然後乘電梯到一間套房前的大廳去見達賴喇嘛。當時，我並不知道達賴喇嘛是誰。我想我聽說過他，也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佛教領袖，但我對愚公移山的印象比較深刻。在爺爺和達賴喇嘛握手之後，我很有禮貌地和他握手，並且依照拉科塔族的良好禮儀，在和達賴喇嘛握手時，我沒有試著直視他的眼睛。（在拉科塔傳統中，表示尊敬時，不能直視長輩的眼睛，而是要低頭）。

## 爺爺看著我，也透過我看著爺爺



和爺爺住在一起的時候，有好幾次我走進房間，爺爺都會盯著我看。他看起來並不憤怒或不開心、他看起來和這張照片上差不多，但我知道，在那一刻，爺爺可以像一本翻開的書一樣看透我的心思，如果我一直藏著一個秘密，他絕對會知道。這會讓我回到自己身上，懷疑自己是否有充分地祈禱，懷疑爺爺在我內心看到了什麼。然後爺爺會把目光移開，我也會放鬆下來。讓人看著你的方式，毫無疑問他們可以看透你的內心，這讓人感到極端不安。

### Dawson Names Me Pěsto

在拉科塔語中沒有「r」音，所以拉科塔人覺得我的名字「Preston」很難發音。有一天，Dawson 說：「你的名字「Pweston」很難說，所以我要叫你 Pěsto，因為這個名字很容易說！你的名字是Šúnka Pěsto，這是一種鼻子尖尖的狗，就像灰狗或獵狗一樣！」這個名字很快就傳開了，拉科塔人開始叫我 "Pěsto"，雖然有些人叫我 Uŋkćé Pěstola，意思是「鋒利的大便」，但我不認為他們意識到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也許這名字是我應得的。我是一個相當有缺點的人，雖然不一定成功，但我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好。

### 爺爺叫我 Naúnwizipi

Dawson 替我取名 Pěsto，這個名字流行不久之後，Fools Crow 爺爺又替我取名 Naúnwizipi，他說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嫉妒他」。當爺爺喊我時，他會大喊「忌妒

， hiyúwo !」 (hiyúwo的意思是來這裡)。(hiyúwo的意思是來這裡)或 "Nawízi ! "(意思是忌妒。)我假設有人忌妒我，但是我無法想像為什麼。我可悲的存在，過著非自願的獨身生活，相當孤獨，而且肯定不是我所希望和嚮往的。

## 爺爺治癒中風的道森

有一次 Pow Wow (社交舞) 我沒有參加，但我從幾個在場目睹了事情經過的人那裡聽到了這個故事。Dawson 正在跳傳統舞 (單人半身舞)，他中風倒下了。據現場的人說，戴著假髮、身著酋長服裝的 Fools Crow 爺爺走到 Dawson 身邊，從假髮的辮子上解下一張還連著頭部和爪子的小獸皮，將獸皮放在 Dawson 的背上，然後祈禱。根據幾個人的說法，那張獸皮活了起來，開始爬過 Dawson 的身體，爬到他的頭上，開始吸吮，然後就癱瘓了，爺爺把它拿起來，重新綁在假髮的辮子上。Dawson 站起來後，病就好了，完全康復了。我不指望很多非印第安人會相信這個故事，但我見過很多違反我對科學的理解的奇跡，所以我絕對相信這個故事。

## Pete Swift 鳥

靈魂來到道森身邊，告訴他有人要把道森送上山去做hanbléčeya，但是道森不可以把靈魂說的話告訴任何人，送他上山的人會在適當的時候現身。Dawson 繼續做他的事，幾個月後，當他開車經過雪地時，一輛小貨車停在 Dawson 後面，並開始閃燈。Dawson 把車子停在路邊，想讓那輛小貨車超過他，但那輛小貨車卻停在他後面，然後停了下來。當司機下車走到 Dawson 身邊時，Dawson 開始有點擔心。道森搖下車窗，發現是皮特-斯威夫特-伯德，道森認識他，但不是很熟。他不是出席道森的典禮或教堂儀式的人。皮特說：「我哥哥喬和我每星期都舉行汗蒸，準備在今年春天把你帶到山上舉行hanbléčeya。道森很驚訝，但神靈來到他身邊，告訴他彼特-燕雀就是他們告訴他的那個人。在準備上山的過程中，我和 Dawson 到 Pete Swift Bird 的家參加了一個汗屋儀式。皮特住在一條碎石路的下面，這條路通往小溪，剛好經過皮特的地盤，小溪的對面有一個高高的懸崖。Dawson 指出那道懸崖，並警告我千萬不要在小溪對岸那道高高的懸崖上做hanbléčeya，因為有好幾個人曾在那道懸崖上斷食，並死在那上面。我向道森保證，我不會嘗試在懸崖上進行視力探測。Dawson

還告訴我，Pete 和 Joe 是聖小丑（heyókñas），他們經常會做一些反向的事情，但不要跟他們提 heyókñas 的話題，因為那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很久之後，當我到 Pete 家做汗蒸時，他指導我：「首先向西方祈禱，然後向南方祈禱，再向東方祈禱，最後向北方祈禱」（這是逆時針方向。拉科塔人通常按照太陽在北半球移動的方式祈禱，順時針，西、北、東，然後南）。我很感激也很尊敬地接受 Pete 的指導，沒有表示他是要我倒過來祈禱。當 heyókñas 倒著做事情時，這並不是一個笑話，也不是一個人應該取笑的事情。

## 德國藥師

在其中一個聖丹斯，我認識了一位德國人，他是一位醫生。他說著帶有口音的英語會話，我非常喜歡他。我邀請他來參加 Dawson No Horse 的一次 Yuwípi 儀式。在儀式開始之前，他非常謙虛地告訴 Dawson，他脖子上掛了一個挎包，裡面裝著一些小石頭，他會和這些小石頭交談，並從中得到指導，這是他行醫的一部分，他想知道在儀式上帶著這些小石頭是否可以。Dawson 說：「可以，當然可以！」並建議他把那袋石頭掛在祭壇的西面旗幟上，當靈魂進來時，就可以接受他們的祝福。他照做了，在儀式結束時，道森告訴大家，神靈們報告說袋子裡的石頭會說 "Iyášiča「（讀作」ee-yah'-she-chah"--拉科塔人對德文的詮釋），我們的德國醫生朋友確實是一位成熟的藥師，他從這些石頭中得到造物主聖靈的指引。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拉科塔人對德語的稱呼可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當時有許多拉科塔人參與戰鬥，而德語的字面意思就是「不好聽的語言」，因為拉科塔人不喜歡德語的聲音，所以那些小石頭說的就是不好聽的語言。當我得知造物主的聖靈正在祝福和指導一位卑微的德國醫生時，我也感到非常驚訝。

## 我在 1978 年跳舞

原來我開車送他去醫院的那個人，是曾經反對我跳舞的頭目之一。我送他去醫院時，還不知道他說了反對我的話。當然，如果我知道也沒關係。一個人需要幫助，所以我盡力幫助他。1978年聖丹斯要開始的時候，人們說：「他說了反對白人跳舞的話，但當他倒下時，白人試圖救他一命」。就這樣，大家決定允許我去巽他。

我很高興自己將被允許參加 Sundance，但我希望拉科塔人不要簡單地將 Sundance 開放給任何來到想跳舞的白人（或非印地安人），因為有太多瘋狂的人會想要來嘗試跳舞，卻不知道自己會陷入什麼困境。我的建議**不是**說「不」，而是說「還不行」。讓那些願意與拉科塔人站在一起反對政府、反對搶奪拉科塔人土地的非印第安人，以及那些覺得被呼召以拉科塔人的方式崇拜造物主的非印第安人，與拉科塔人一起工作，捍衛和服務舞蹈與儀式，直到拉科塔人深深瞭解他們的心，信任他們以及他們對神聖方式的承諾。這可能（也許應該）需要數年的時間，就像我一樣。

## 當耶穌回來時

有一次在 Pete Swift Bird 的營地，當我們等待汗蒸房的石頭在火中加熱時，Pete 說：「當耶穌再來時，**他一定會再來**，所有那些教會裡的人，他們甚至不會知道，但是巷子裡的酒鬼，以及無家可歸的家庭，他們會見到他。（皮特非常強調「祂會再來」）當他說這句話時，我想起耶穌花時間與那些被社會拒絕的人在一起，與小偷、妓女和稅吏在一起。今天，祂將與窮人、逃避壓迫的移民，以及被社會拒絕的跨性別人士共處。祂會為他們提供慰藉和安慰，並與他們站在一起，譴責那些拒絕和欺壓他們的人。至於教會，教會有沒有贊助施食處來餵飽飢餓的人？有沒有外展計畫來服務有需要的人？他們是否公開歡迎貧窮的移民、同性戀者和變性者？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25 章中說：「你們既沒有對這些人中最小的一個做過，就是沒有對我做過。如果我們把某些人視為「另類」，不屬於我們選擇關心的群體，那麼很明顯，我們也把耶穌視為「另類」，進而拒絕神的國度。然而，現在公開悔改那些罪、彌補過失、擁抱之前被我們拒絕的人，並向神的寬恕和赦免敞開心扉，還不算太晚。沒有「其他人」。

## 只有五個人的 Yuwípi

Dawson No Horses Yuwípi 的大部分儀式都有二十五到四十人或更多人參加。有一次，一個需要緊急治療的人出現了，但卻沒有時間通知一般的參加者。當晚在儀式屋的只有 Dawson、那位生病的婦人、Dawson 的妻子 Emily、Eugene Yellow Boy 和我。Eugene 和我各自拿著鼓，並排坐在一起唱呼召歌曲。我可以聽到 Emily 清脆的歌聲

，她就坐在我們對面的儀式室裡。我能聽到生病的婦人在祈禱， Dawson 在離 Eugene 和我不遠處的毯子或聖披肩裡面喊「嘿嘿！」。而那些靈魂仍然在儀式屋內繞來繞去，敲打響鈴，並在儀式屋的各處造成輕微的閃光。如果我以前不相信也不知道神靈的真實存在，那麼這一定會挑戰我對現實的理解和掌握。事實上，我一點也不驚訝。我已經經歷了太多扭曲現實的現象，所以這一切看起來很平常。

## 名字超長的靈魂

我從多個來源聽到的其中一個故事，是關於一個病入膏肓的小男孩，一位藥師被召來為他祈禱。在儀式中，藥師告訴小男孩，神靈會治癒他，但是神靈要向小男孩請求一些事情。神靈的名字非常長，很難發音，也很難記住。藥師告訴小男孩，神靈很喜歡小男孩的名字，如果小男孩同意，神靈就會把小男孩的名字告訴他。小男孩同意了，現在這個靈魂的名字就叫 "Scotty" 了。我聽說有幾位醫藥人曾與名叫 Scotty 的靈魂共事。造物主的聖靈永遠讓我感到驚訝，他們的溫柔和甜美令人難以置信。

## Pete Swift Bird 問我是否認識 Steve Lawrence

在探訪 Pete Swift Bird 時，他問我是否認識一位金髮、斜眼、名叫 Steve Lawrence 的白人。我告訴 Pete，我從未見過名叫 Steve Lawrence 的人。Pete 告訴我，他已經將 Steve Lawrence 安置在他家對面小溪的懸崖上的一個 hanbléčeya (Vision Quest) 上。Dawson 警告我要避開那個懸崖，因為有人在懸崖上禁食而死。Pete 告訴我他在那座懸崖上為 Steve Lawrence 進行斷食的經驗

## Steve 的 Hanbléčeya 在臭名昭著的懸崖上

多年之後，我遇到了 Steve Lawrence。他和 Pete Swift Bird 所描述的一模一樣。他是金髮，眼睛極度斜視。他也是個 heyókħa，甚至比 Pete Swift Bird 還要 heyókħa。對他來說，heyókħa 並不是一種行為，而是他本性的一部分，而且他經常倒過來做事情。我非常喜歡他，我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告訴我他的經驗，皮特-斯威夫特-鳥 (Pete Swift Bird) 把他放在臭名昭著的懸崖上做 hanbléčeya，這與皮特告訴我的描述相符。Steve 說他當時在他的 hóčhoka (祭壇區)，他覺得很害怕人們會來搗亂他

，或是因為他這樣祈禱而刁難他。一場雷雨襲來，在雨開始下之前，他周圍閃電。他站著，舉著煙斗祈禱，靜電放電發出「嗞嗞」的聲音，順著他斜握著的煙斗的豎管往上走，消散在他頭頂的天空中。他心想：「幸好有這些 **Wakinyan**[閃電或雷電生物]在這裡，不然現在沒有人會蠢到來招惹我了！」。然後雨開始下了，又大又長，完全把他淋濕了。他的毛毯完全濕透了。最後雨小了，然後停了，暴風雲完全被吹散了，只剩下 **Steve** 在明亮的星空下，天空中一點雲彩也沒有。他不停地祈禱，但後來他看見有燈光閃過來，於是 **Steve** 把身體趴得很低，希望不管是誰開車過來，都不會看見他。一輛小卡車停在他的 **hóčhoka** 旁邊，並關掉引擎。**Steve** 站起來，聽到 **Pete Swift Bird** 驚訝地說：「噢！你還活著！！」。 **Pete** 從他的小卡車上走下來，走到後面，拿出一張大塑料布，扔到 **Steve** 的 **hóčhoka** 上說："蓋好，孩子！你可能會弄濕的！"**Steve** 說：「是啊，謝謝你， **Pete**！」他盡量用諷刺的口氣說完， **Pete** 就開車走了。

## Sundance Helper 的佳得樂

多年之後，當我遇到 **Steve Lawrence** 時，他正在跳聖地舞，在兩輪比賽之間，在幫手的帳篷後面有一個區域，幫手們可以在那裡休息一下，因為幫手們沒有禁食，所以他們在這個區域放了幾瓶佳得樂。**Steve** 閒逛到這個受限制的傭工區域，其中一位傭工注意到他後說：「嘿！你不能回到這裡來！」於是 **Steve** 坐了下來。他開始盯著伸手可及的佳得樂瓶子，另一位幫手說：「你不能喝這些！」於是 **Steve** 拿起其中一瓶佳得樂，揭開瓶蓋，正準備開始喝時， **Linus Red Feather**（一位拉科塔兄弟，我曾與他一起在 **Grandpa Fools Crow's** 跳過日舞）知道 **Steve** 是個 **heyókħa**，他說：「**Steve**！坐下來喝點佳得樂！」**Steve** 看起來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他沮喪地重新喝完佳得樂，放下，起身離開禁區。這件事完全瞞過了其他不知情的幫手，他們告訴萊納斯，他不該讓史蒂夫坐下來喝佳得樂，因為那是違規的。

## Steve 正在與靈魂溝通

隨著我和 Steve 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我開始觀察到他在和靈魂溝通。這並不是我的通靈知覺，因為我沒有這種通靈能力，但我曾和 Frank Fools Crow 及 Dawson No Horse 住在一起，我知道他們與靈魂溝通時的樣子，我看到 Steve 也在做同樣的事。

1982 年，我在保留區遇到了一位美麗的英文老師，她的名字叫 Hindey，她比我聰明得多，由於我無法理解的原因，她也喜歡我，我們於 1983 年結婚。大約 9 年後，Hindey 被診斷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一種癌症。她的腫瘤被腫瘤科醫生形容為在她的胸腔裡有一個 Nerf 足球大小的腫瘤，有可能會壓垮她的上腔靜脈。星期四，他們對她的身體做了 CAT 掃描，發現她的肝臟也有腫瘤。他們告訴我們，他們需要確定這些腫瘤是更多的霍奇金細胞，還是其他類型的腫瘤。他們安排在下週二進行 CAT 掃描導引下的針刺活檢，以確定她肝臟內的癌症種類。（他們確定她肝臟裡的腫塊是腫瘤。）那個星期五，我開車到 Steve Lawrence 家。我把煙斗裝滿，然後獻給他，請他為欣蒂做一個醫藥儀式。Steve 抗議說他不是藥師，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舉行藥事儀式，而且我把煙斗給錯了人。我含著眼淚解釋說，我看見他與神靈建立了聯繫，我並不是要他成功。我只要求他祈禱和嘗試。我說如果我們禱告了，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那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還是請他禱告和嘗試。看到我眼中的淚水，他無法拒絕我的請求，於是我們在欣蒂和我的公寓裡設置了一個儀式室，用電氣膠帶在窗戶上貼上鋁箔，並在貼了鋁箔的窗戶前拉上窗簾，這樣就不會有閃閃發亮的金屬了。



我們請了一位名叫 Gary White Legs 的歌手來為我們唱歌，Steve 送給 Gary 一件禮物，就是他一直在製作供儀式使用的鼓（如圖）。Steve 禱告並將他的煙斗填滿，然後交給他的妻子 Deena 拿著。我們關掉燈光，Gary 開始唱呼喚之歌。Deena 不相信這一切，但她和 Hindey 是朋友，她很樂意為她的朋友祈禱。在一片漆黑中，

Deena 開始看見移動的藍光，她想：「這是我的眼睛在騙我」，直到藍光從她拿著的煙斗的豎管下穿過，在另一邊重新出現，Deena 才想：「我的天啊！這是真的！！」！這是真的！！"儀式結束時，Steve 告訴我們，神靈說 Hindey 的醫生以前相信耶穌爺爺，但是他失去了信仰，現在他只相信科學，所以他們（神靈）要給他一個教訓。他們說醫生仍然有他的工作要做，靈魂不會把所有的事情都修好，但是醫生會有一個驚喜。星期二，當他們進行 CAT 掃描導引的針狀活組織檢查時，他們無法找到任何腫瘤。他們只在欣迪的肝臟中發現了一些脂肪沉積物。沒有腫瘤！Hindey 完成了她的癌症治療，二十多年來都沒有罹患癌症。

Steve 會舉行醫藥儀式的消息不脛而走，人們開始手持煙斗來找 Steve，請他舉行醫藥儀式。Steve 並沒有努力宣傳他與造物主治療靈魂的連結。這些都是那些得到真正幫助和治療的人所做的。Steve 表現得既謙虛又不自負，這也是我與愚人烏鴉爺爺、Dawson No Horse 和 Robert Stead 共處時對醫藥人的期望，只是 Steve 極其 heyókħa，這常常讓人感到非常有趣和幽默。

有些完全不了解事實的人捏造了關於 Steve 的謊言，說 Steve 聲稱從 Mark Big Road 收到了一個祭壇。Steve 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事。當被問到時，Steve 說：「我沒有祭壇。我只是在人們拿煙斗來請我祈禱時祈禱」。

## 不需要的醫藥儀式

Steve 和我的一位好友 Bob 有一個女兒，她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醫生非常擔心她的血液檢驗結果非常不理想。醫生們束手無策，不知道原因何在。Steve 去拜訪 Bob，Bob 告訴他，他需要為病重的女兒祈求一個醫藥儀式。Steve 最常合作的靈魂，他的名字叫 Swift，立刻來跟 Steve 說話。史蒂夫轉告鮑勃：「斯威夫特說她不需要儀式。只要告訴她不要再吃撥浪鼓上的糖果，她就會好起來。」鮑勃真的很困惑，他問吃撥浪鼓裏的糖果是什麼意思。史蒂夫說他不知道，但是斯威夫特就是這麼說的：「只要告訴她不要再吃撥浪鼓裏的糖果就可以了」。他們兩人正在琢磨這句話的意思時，聽到另一個房間裏好像有搖晃撥浪鼓的聲音。他們迅速打開門，看到鮑勃的女兒拿著一瓶糖衣布洛芬片在手上搖了幾下。在她把藥片放進嘴里之前，他們說了聲「住手！」。原來他女兒每天都要吃好幾次布洛芬。電視廣告讓她覺得布洛芬對身體完全無害，所以她以為布洛芬對她有好處。當醫生問她是否有服用任何藥物時，她想到海洛因和可卡因，然後說：「不可能！」（或大意如此的話）。（或大意如此的話）。她停止服用布洛芬後，健康狀況很快就改善並恢復正常。

## 醫師的教導

### 無論您如何相信

當我第一次在華盛頓大學遇到愚公烏鴉酋長時，在一次講座中，他的傳譯員 Matthew King 告訴那群聽眾，愚公烏鴉酋長有時可以預測未來。台下有人問，未來會發生什麼事？Fools Crow 酋長回答，而 Matthew King 則解釋說，未來將會有許多死亡和破壞。有人問我們該怎麼做才能為那時代做好準備。愚人烏鴉酋長回答說：「祈禱！」又有人問：「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為那時代做好準備？有人問：「我們

應該如何祈禱？我很快就想到，愚公烏鴉酋長是否要描述如何使用神聖煙斗祈禱。愚人烏鴉酋長回答說：「無論你相信什麼，都要用那種方式祈禱！」。

我很驚訝愚人烏鴉酋長會這樣回答。根據我的理解，愚人烏鴉酋長確認了他的聽眾所信奉的所有宗教。愚人烏鴉酋長對許多宗教的認同並非孤例。

## 車輪上的輪輻

幾年之後，我的朋友 Ron Goodman 分享了他從一位拉科塔藥師那裡聽到的教導。(他告訴我分享這個教導的藥師是誰，但我不記得他的名字)。

教導是：「你知道嗎，我們所有的宗教就像是車輪上的齒輪。它們都進入造物主所在的神聖中心。如果你在其中一條輻條上，而你移到外面，那麼你就會擔心誰是聖潔的，誰不是。你會變得非常挑剔，你最好緊緊抓住你的輻條，否則你會被甩出去。但是如果你走到中心，那麼一切就都是關於愛與慈悲，你可以在所有其他的輻條上走動，而不會失去與你的輻條的連結。

在接受了這些不同宗教的驗證之後，我接受了許多我所學到的宗教中的智慧教導，也可能會在我的文章中提及這些智慧教導。如果我沒有提到某個宗教的智慧教導，這並不是對該宗教的評斷，而只是表示我的經驗和知識有限。

## 科學之鑰

當然，科學領域是上述車輪的齒輪之一。科學的「聖經」是基於對周遭世界深思熟慮的觀察所累積的知識。

從榮格心理學的奧秘到量子力學的奧秘，科學領域每提供一個答案，都會給我們留下數十個新問題。

伊斯蘭教的教義之一是關於兩本書。第一部書是所有神聖著作的集合，例如《古蘭經》和《聖經》，第二部書是我們周遭世界的書。這兩本書都是真主創造的，我們都應該虔誠地研讀我們的宗教典籍，以及我們周遭世界的書，也就是科學。

## 六個瞎子遇到一頭大象

各種宗教（包括科學）的神學和哲學為我們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輪子神聖中心的概念。這不應該阻礙我們尋求了解。我們都很像盲人遇到大象的比喻。一個人抓住大象的軀幹說：「大象就像一條大水管。一個抓住它的象牙說：「大象就像一支長矛」。另一個抓住大象的腿說：「大象就像一棵樹幹」。一個抓住它的耳朵說：「大象就像一片大樹葉」。抓住尾巴的人說：「大象就像一根繩子」把手放在大象側面的人說「大象就像一堵牆」

每個盲人對於耐心和過度順從的大象的看法都是事實和準確的，然而大象的真實本質卻超越了每個人的描述。我們在嘗試了解我們輪子的神聖中心時也是如此。將我們所有的描述結合起來，我們可能會更接近了解我們的語言和描述所無法理解的事物。

為了向造物主的旨意敞開自己的心扉，拉科塔人有一種稱為 *Haŋbléčeya* 的儀式。這通常是在一個孤立的孤山上，在一個六英尺乘六英尺的祭壇區域內，由一個帶著毯子、神聖煙斗和最少衣服的人來完成。拉科塔人常說「上山」是異象探索的代名詞。對上山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希望能讓所有的想法都靜止，克服我們最大的敵人，讓自我死亡，進而開放自己，接受造物主的靈性指引。上山的人不應該打算或想要得到異象，因為我們想要得到異象的那部分，正是我們自己必須絕對死亡才能得到異象的那部分。這與佛教的禪修非常相似。在佛法的修行中，一個人可能會透過深入的禪修而尋求開悟，然而，為了開悟，一個人必須完全放棄和放下所有的慾望，這包括放下開悟的慾望。正如古老的笑話所說：「從這裡是到不了那裡的。」

## 空心骨頭

**Fools Crow** 首領教導我們，「醫療人」就像是空心的骨頭。當我們其他人被欲望（自我）填滿時，他們是空的，因為他們是空的，造物主的聖靈可以透過他們來醫治人們。

##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愚人烏鴉酋長教導我們，如果我們想一想世界上最壞的人（我想到的是希特勒），我們無法知道，如果我們出生在那個人的地方，在那個人的成長經歷中長大，我們的結果是否會有所不同。我們每個人都有做好事或做壞事的潛能，因此，如果我們處身於不好的環境，做出許多錯誤的選擇，我們也許會犯下暴行（我們之中有誰沒有做出錯誤的選擇呢？這可能就是我們。

## 永遠不要批評他人的宗教

對愚人長老來說，我們絕對不能批評或詆毀他人的宗教信仰，這一點尤其重要。那是他們與造物主之間的事，他們可以遵循他們認為最好的精神指引。在討論其他宗教習俗時，爺爺會說：「Tħakóža,（孫子）我們用煙斗祈禱！」我有一個強烈而感動的體會，他所強調和所指的「我們」是他的家人，他認為我是他的家人，而他的家人中那些遵循他的指引的人，都是用煙斗祈禱的。

## 我們最可怕的敵人

在首領 **Fools Crow** 的四個主要教導中，我將最重要的一個留到最後。根據 **Matthew King** 的說法，愚公烏鴉酋長除了最常與非印地安人聽眾分享的教導外，他最常與自己的族人分享的教導就是：「我們永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而靈性之路就是要與我們最大的敵人，也就是我們的自我，作戰。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詳細分析這個教導，因為它在讓我們更接近造物主的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並讓我們遠離妄想的想法與信念，這些想法與信念都是我們生活在現代世界中所接觸到與受到的轟炸。

# 分析

## 推理與理由

拉科塔人一直將成為藥師的願望視為愚蠢至極的行為，因為我們心中享受權力的那部分，必須在這些力量流經一個人之前徹底消亡。然而，我們之中有誰**不會**無助地坐在生病或垂死親人的床邊，希望我們的祈禱能提供安慰、治療和恢復呢？

我堅信造物主希望有**更多**像 Frank Fools Crow、Dawson No Horse、Robert Stead 和 Agnes Pilgrim（我所認識的一位受人愛戴且非常謙卑的祖母，她擁有醫藥/靈性的力量）這樣的人。我相信**造物主希望我們**更親近，儘管這樣做需要我們非常痛苦地拆毀我們的自我和我們對自己的膨脹感。我相信我們應該嘗試更接近造物主，這不是出於對權力的渴求或對理想報酬的期待，而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盡我們所能去服務我們的造物主，這包括願意將真理的強光照亮我們靈魂的黑暗角落，同時準備好寬恕我們自己，並為那些被揭露的事情贖罪。謙卑的道路會帶我們走過羞辱的山谷

此外，這篇文章所描述的方法是為了刺穿我們的妄想，並促進更大程度的理智，即使使用這些方法的人無法成功地成為醫師。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我們在造物主的神聖面前時，我們無法維持妄想的思維和信念。如果不願意先經過痛苦的過程，拆穿我們都會有的妄想，那就不應該考慮參加「異象探索」。我們的社會試圖告訴我們謊言，說我們是多麼的美好（尤其是當他們想要我們買東西的時候.....「你值得擁有這個閃閃發光的東西，因為你是多麼的棒啊！」）。

接下來的分析是為了讓我們在嘗試解構自我、撕下自以為是的面具、坐進我們墮落的本性中，並讓自己**準備好為願景而哭泣**，以及**準備好更接近我們的造物主**時，對我們自己和我們太過人類的本性有一個慈悲的了解。

如果這份分析的某些部分顯得累贅、重複、沉重或過於冗長，我深表歉意。我希望不遺餘力地全面分析我們人類的處境，以及我們如何克服它、需要避免哪些陷阱和陷阱。我也感受到一種急迫感，因為我們需要光明的力量來照亮（不是戰鬥，而是

照亮) 想要粉碎我們的個性、自主和自由的黑暗。這場戰爭就在我們的內心！如果我們贏得這場內戰，外部的衝突就會像和煦陽光下的雪一樣消融。

## 與最壞的敵人戰鬥 - 北極星

愚公烏鴉酋長最常與他自己的族人分享的教導是：「我們永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而靈性之路就是要與我們最大的敵人，也就是我們的自我作戰。我花了五十年的時間，嘗試更深入地了解所有與我分享的教導，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是愚人烏鴉酋長最常分享的教導。在尋求了解靈性之路，以及我們人類如何克服最大的敵人，以更接近造物主的過程中，我學得越多，這些了解就越能回到這個教導的重要性，而這個教導已成為我的北極星。當我們與最壞的敵人戰鬥時，我們必須對自己使用卡爾羅傑的「**無條件的正面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也就是「**無條件的愛**」(Unconditional Love) 的盔甲，這樣我們才能揭露並戳穿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喜歡相信的關於自己的小妄想、我們可以原諒自己，安心地知道，儘管我們有錯誤和缺點，我們是可愛的、被愛的，而赦免只需要意識到我們是被赦免的，因為**我們都值得被愛和赦免！**

愚人烏鴉酋長最常分享的教導，基本上與耶穌最常與他的子民分享的教導相同，那就是：「悔改吧！」。

當我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我開始閱讀《新約聖經》，我很驚訝耶穌如此頻繁地呼籲人們悔改。我心想：「耶穌真的很會批判人」。多年之後，我了解到耶穌並不是要讓人們意識到內疚、羞愧、審判和譴責，他是要讓人們意識到寬恕和赦免。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我們只有在完全意識到、完全承認和面對自己的罪或錯誤時，才能獲得寬恕和赦免。造物主全知全能的 LOVE 的灼熱之光必須完全揭露我們最深層、最黑暗的腐敗，才能將它洗淨，使它變得純潔、嶄新。當我們拒絕揭露和面對(人類都有的)腐敗部分並獲得赦免時，**批判和譴責就是我們對自己做的事**。

據說，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在戰役歸來後，當戰士們問他下一次的聖戰是什麼時，先知穆罕默德(願主福安之)說：「我們從較小的聖戰回到較大的聖戰」

。 我們與他人的戰爭（鬥爭）是較小的聖戰，而更大更重要的聖戰是與自己的鬥爭（鬥爭 我們最大的敵人）。

認識他人是智慧；

認識自我就是開悟。

掌握他人需要力量；

掌握自我需要力量。 -道德經》第三十三章

我們不應該在自己之外尋找敵人

直到我們征服了自己內在的敵人、

因為外在的敵人幾乎

因為外在的敵人幾乎都是我們內在敵人的反映。

「了解自己的黑暗是處理他人黑暗的最佳方法」。 - 卡爾榮格

"只有當你能夠看見自己的心時，你的視野才會變得清晰。看外面的人，是在作夢；看內在的人，是在覺醒"。 - 卡爾榮格

「除非你讓無意識變得有意識，否則它會指揮你的生活，而你會稱之為命運」。 - 卡爾榮格

「一個人不是藉由想像光明的形象而開悟，而是藉由讓黑暗有意識」。 - 榮格

## 確認偏見

為了深入瞭解我們最大敵人的本質，我們應該考慮「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現象：

我們人類從發現我們是對的中獲得極大的喜悅和滿足感（相對於錯的，錯誤的發現往往會讓我們感覺很糟）。我們傾向於注意並抓住能證明我們**偏見**的資訊，而忽略那些能顯示我們錯誤的資訊。發現自己錯了是一件令人不快和沮喪的事，而我們人類強烈希望避免感到沮喪，因此我們很容易忽略會讓我們感覺不好的資訊。這種「確認偏頗」（Confirmation Bias）現象就是為什麼同儕評審程序在理論科學工作中如

此重要的原因。科學家提出新穎的理論來解釋我們周遭世界的某些特徵時，會將研究論文中的理論連同支持證據一併提交給相關領域的專家，這些專家可以**公正地**考慮科學家的主張，而不會因為科學家的興奮與熱情而忽略了與理論相矛盾或反駁的證據。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我們使用我們的語言來描述我們自己，並且以自我概念的形式來描述我們所採取的所有行動。我們發展出一套理論或對自己的理解，在這套理論或理解中，**我們是**我們告訴自己的故事中的**英雄**。我們渴望看到自己站在善的一方。這個理論或故事幫助我們對自己感覺良好，並建立自尊。如果我們做出有問題的行為，我們會想辦法合理化並為自己辯解，好讓我們的英雄自我形象不被玷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隱藏自己的意識，不去意識到促使我們做出有問題行為的原始反社會慾望。我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感覺（雖然是錯的），那就是如果我們堅信自己的正義與英雄本色，那麼周遭的人就會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自己，認為我們值得被愛、被納入社會群體，並在群體中受到正義的崇高敬意。這個我們拼命想要相信自己的故事，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自我」的基礎，而我們同樣拼命想要否認其存在的原始反社會慾望，就是佛洛伊德所謂的「本我」的基礎。我們認為這個被我們隱藏起來的部分是邪惡的，而我們不想要邪惡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無法承認或允許自己意識到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因此這種影響就肆無忌憚。

乍看之下，我們可能會以為愚人烏鴉要我們對抗的敵人、耶穌說我們需要懺悔的部分、穆罕默德說我們與之搏鬥的部分、或老子說我們需要掌握的是本我的原始反社會慾望，**但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的敵人是我們與原始的反社會慾望的**分離**，這是語言、自我概念和確認偏見的功能。

## 如何建橋

為了架起一座橋樑，讓我們了解我們最原始的反社會慾望，我們應該考慮它們的進化起源，讓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些最原始的反社會慾望，在我們的發展/進化過程中，曾經是我們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沒有這些慾望的存在，我們就不會在這裡，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放自己一馬，學著原諒自己（就像其他人一樣）懷有不可避免的

、反社會的慾望。以下對進化生物學的淺白解釋，是讓我們在理解人性中隱藏的部分時，對自己無條件地給予正面的看待。最深層的真相不是被我們隱藏，而是被我們隱藏。

## 生存動機的演變

### 進食、移動和繁殖

當生命開始在這個地球上存在時，第一個單細胞的化學動機是消耗養分（第一個也是最原始的生存動機 - 我們必須吃東西！），並進行細胞有細胞分裂（將自己一分為二 - 繁衍 - 第二個生存動機）。最後，細胞演化出鞭毛，這種附肢可以讓細胞朝向更有利的生存條件移動，無論是更密集的養分、更有利的溫度，或是其他有利的條件。因此，第三個生存動機就是移動，以增加生存的機會。

在生命進化到超越單細胞之前，前三個生存動機就已經存在了，然而這些動機仍然與我們同在。我們消耗食物、我們移動以獲得食物並讓自己舒適、我們尋求繁衍（不一定是這個順序）。

### 捍衛領土

當生命演化成具有神經系統和大腦的多細胞生物後，生存動機變得更加智慧。從海洋進化到乾燥陸地的生物學會了保護和捍衛他們的營養來源，以確保他們的生存。因此，動物進化出領地的本能和行為，促使牠們捍衛作為食物供應來源的領地，**即使是同類也不例外**，但明顯的必要例外是，為了生育，牠們至少要短暫地容忍配偶，並容忍後代足夠長的時間，讓牠們能自給自足，能夠獨立生存。捍衛一個大到足以提供必要營養的區域的領地本能是第四種生存動機。領地生物的生存取決於他們捍衛和保護食物供應不被其他同類奪走的能力，由於他們不是生活在社會中，所以沒有社會契約要求他們容忍其他同類，更不用說合作或分享了。因此，為了個體和物種的生存，殺死入侵的對手是必要的。在了解領地的動態時，請考慮我們現代的老虎。如果一隻老虎帶著剛殺死的小動物入侵另一隻老虎的領地，被入侵領地的老

虎就會殺死入侵的老虎，並奪取它帶著的獵物。從我們這個以社會為導向的物種的觀點來看，這就是謀殺和偷竊，但我們的判斷是來自於人們合作生活的觀點，並遵守社會/倫理契約，而這個契約說謀殺和偷竊是不對的，是違反社會契約的行為。像老虎這種純粹擁有領土的物種，不僅沒有社會契約，而且它們的生存，它們物種的存亡也取決於它們捍衛領土免受這種入侵者侵襲的能力。對於老虎和其他非社會領地的物種來說，物種的生存大於不存在的社會契約。自私、以自我為中心或貪婪等概念，對於生活在社會中的我們來說有負面的涵義，但對於我們遙遠的非社會性、有領域的祖先來說，卻可以被視為良好且有效的生存程式。

## 融合社會與地域動機

第五種生存動機是社會動機。它的優點在於一群互相扶持的個體可以捍衛更大的領土，生存的機會也比一對單獨交配的個體大得多。這可能是由於保留後代在附近參與狩獵或採集變得有利。因此，一個家庭群組就形成了，並發展成一個非常大的大家庭／社群。從邏輯上來說，這應該會讓人們意識到，應該放棄地域性的生存動機，而改用更有效率的社會動機，以及由一個能供養所有成員的普遍群體所產生的安全感。但是數億世代的領地本能/動機並不是那麼容易被缺乏語言能力和理解能力的生物放棄的，他們無法掌握放棄原始領地動機而轉向社會動機的好處，所以社會動機和領地動機就混雜在一起了。

## 潛在的領土動機

如果我們檢視我們最近的遺傳親屬黑猩猩的行為，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融合領地與社會生存動機的證據。一群黑猩猩會在社交上互相支持，但是雄性黑猩猩會巡邏和捍衛它們領土的邊界，如果有外來的黑猩猩企圖進入領土，我們會聯想到恐懼、憤怒、攻擊和仇恨等行為，入侵者會被趕走或殺害。事實上，一個族群的成員如果太靠近鄰近族群的領地，可能會被殺死或嚴重受傷而死於傷口，這可能會進一步加強巡邏的雄性黑猩猩無情對待入侵者的決心，造成敵意的升級。當然，在一個有許多黑猩猩棲息的大型叢林區域中，如果黑猩猩能放下他們的領地主義動機，擁抱一個種群互助的社群，那麼所有黑猩猩的生存機會都會大大提高。不幸的是，數十億世代

的領地生存動機程式、部隊之間記憶猶新的敵對歷史，以及無法理解領地動機的反效果性質，都阻止了這一切的發生。

## 面對自己的領土動機

當我們拿起一面鏡子，考慮我們自己的物種時，我們會發現同樣的領地和社會生存動機的混合，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當我們體驗這些原始的社會和領地動機的時候，我們能夠知道和理解它們是什麼感覺。

在原始生存動機的背景下檢視領土動機的整個重點，是要讓我們能夠檢視、了解，並看到自己內在的這些原始情感，而不是我們應該深感內疚的個人過失，而是我們的理性和了解（以及我們開放的心）讓我們得以克服的遺傳動機。我們原始的地域性動機讓我們將人們分為兩類：一類是我們社會的一分子（我們能與他們建立關係，並且對他們有親屬感的人），另一類是「其他人」，也就是我們自己和我們同類以外的人，我們將他們視為威脅，因為我們原始地害怕他們會剝奪我們的生存手段。當我們的生存以及我們家庭和社區的生存面臨威脅時，我們可以理解的適當反應是恐懼、憤怒、攻擊和憎恨那些我們認為是威脅的人。在美國，許多人害怕窮困的移民試圖在我們的國家尋找更好的生活，有些人瘋狂地想要建造圍牆來防衛我們的領土，以對抗這些「他者」，或是試圖逮捕他們、將他們關進集中營、遞解出境。有一種常見的說法：移民是來搶走我們的工作，進而搶走我們養活家人和自己的能力，威脅我們的生存。這些說法被用來作為剝奪移民人性、折磨和虐待移民的藉口，包括把兒童從父母身邊搶走，關在籠子裡，連續幾個星期不准洗澡。有些人因為膚色、種族身份、語言、宗教、政治信仰不同，或屬於不同的社會經濟階級，就將他人歸類為「他者」。所有這些對我們認為是「他者」的人所產生的恐懼、憤怒、攻擊和憎恨的反應，很明顯都可以追溯到我們潛在的地域性動機。如果我們尋找自己的回憶，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找到我們對被我們視為威脅的一群人所感到的恐懼殘餘。政治領導人很喜歡在政治團體之間展現侵略性、鼓勵仇恨、製造分裂、製造敵意，這些政治團體之前雖然有分歧，但可以互相容忍、勉強合作。有些人認為，藉由挑起派系仇恨、領土憤怒和恐懼來分化團體，會讓他們顯得強勢，而和平與團結

的人則顯得軟弱。當然，事實恰恰相反。和衷共濟者以和平的方式跨越階層，以人數創造力量，而分裂者則削弱我們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在於侵略、憤怒、仇恨和分裂，而在於克制、決心、尋找共同點、學習與我們的對手合作，尤其是在面對對手的憤怒和侵略時。

我們所打的戰爭，總是由我們潛在的領土動機所引起。1902年，英國詩人 Thomas Hardy 曾寫道：

"倘若他與我相遇

在古老的旅館裡

我們應該坐下來

喝個痛快 [小酒杯]

不過是步兵

面對面的對視

"我向他開槍，他也向我開槍

並在他的地方殺了他。"

...

...

"是的，奇怪的戰爭！

你打倒一個人

如果在酒吧遇到，你會招待他

「或幫忙給他半克朗」

我們認為最原始的反社會地域動機是邪惡的。希特勒的邪惡源自於地域動機，因為他認為並說服他的納粹追隨者相信「其他人」，例如猶太人、吉普賽人、天主教徒等是邪惡的，是對德國生存的威脅，因此值得憤怒、憎恨、非人化和種族滅絕。我們希望將自己視為善良的人，因此將這些原始的反社會慾望隱藏起來，不被我們的意識所察覺，因為我們希望將自己視為有道德、值得被社會包容的好人。因為善與

惡成為我們認知到自己的**部分**與我們隱藏自己的部分之間的分界線，所以了解倫理對於我們寬恕和擁抱自己隱藏部分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 生存 - 終極倫理要求

### 倫理是進化的功能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物競天擇--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一書中所闡述的「進化論」（Evolution）理論，讓我們深入了解地球上生命的進化，從最初的單細胞到現代人類，以及有些物種如何適應並存活，而有些物種卻無法適應而滅絕。

在進化的動態中，每一代都面臨考驗。它們會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使其數量增加而繁榮，還是它們無法適應，使其數量減少而走向滅絕？一旦物種瀕臨絕種，也就到此為止了。可悲的是，沒有重來或第二次機會。我們應該記住，我們人類是經過數千億代競爭性進化的產物。競爭的意義在於，我們是食物鏈的一部分，從吃其他物種、植物或動物（其中大多數進化出防止自己被吃掉的方法）中獲得營養，同時努力避免被掠食者和寄生蟲吃掉。我們以及我們的祖先從第一個細胞開始，就受到天氣、乾旱、飢餓、疾病、掠奪者、寄生蟲，以及各種生存挑戰的考驗，儘管我們面臨各種挑戰，但我們還是適應、存活下來，並且茁壯成長，以至於我們過度的人口和科技的副產品，正在危害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

經過數十億代的進化，我們人類已被**設定**為高效率的生存機器。生存是我們最原始的倫理要求。

要了解我們自己，關鍵在於我們要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是極為成功且程式化極為完善的生存機器。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完全了解進化為我們的程式，並學會有意識地控制我們的程式，而不是讓它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控制我們，例如透過我們潛在的領土動機和恐懼

我們的快樂、悲傷、喜悅、恐懼，尤其是慾望，都是我們內在程式的動機，是為了幫助我們生存而進化出來的。當我們口渴時，我們渴求水，口渴讓我們感到不舒服，促使我們尋找水，如此類推。

我們的進化程式讓我們能察覺到讓後代留在身邊協助狩獵或採集的好處，因此導致大家庭和社群的形成，也在我們的內心造成了衝突，一方面我們渴望生活在社群中能獲得安全感，另一方面我們卻自私地想要擁有自己的領土，而忽略他人的需求，為自己攫取所有可用的食物。在語言發展之前，我們的祖先應該明白，為了不被趕出家庭和社群，他們需要忽略領地的衝動。

倫理的主題與我們有意識地應用於與社會其他成員互動的規則和原則有關，而這些規則和原則所依據的概念是：我們不應該以我們不希望被對待的方式來對待他人。互相扶持的互惠性是基本原則，與地域性的生活相比，在社會中生活更能有效確保我們的生存。我們不希望被謀殺、財物被偷、被欺騙、欺騙或謊言欺騙，因為這些行為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命，削弱我們的安全感、保障感和歸屬感，所以我們不應該對其他人做這些事情，因為我們渴望其他人接受我們成為社會成員。

生存（適應和茁壯成長）是我們最擅長的事，而且我們在這方面已經非常成功，以至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裕環境中的人認為生存的基本需求是理所當然的。

## 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階梯

美國心理學家 **Abraham Maslow** 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我們的動機可以歸類為一個需求層級。在這個層級架構的最底層或基礎層是生理需求，即充足的食物、水、住所和溫暖。缺乏其中任何一種需求都會使個人專注於獲得這些需求。接下來的需求層級是安全和保障，接著是歸屬和愛，社會需求和自尊，自我實現和超越。為了專注於自我實現、愛和超越這些較高的目標，一個人需要先滿足較低層次的需求。**一個人需要知道自己有足夠的能力生存，而且在未來也會有足夠的能力。**然後，他們才能將注意力轉向繁榮、興旺、自我實現、愛和超越。

在亞伯拉罕-馬斯洛 (Abraham Maslow) 的「需求階梯」 (Hierarchy of Needs) 中，我們處於富裕環境中的人的需求階梯相當高，而且我們在確保食物、水、住處、安全和保障等生理需求方面已涵蓋得相當好，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些需求視為理所當然，並且可以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基本生存轉移到興盛與繁榮。在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中，他將 *Eudaimonia* 定義為要實現的善。Abraham Maslow 很可能會指出，正是因為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滿足，而且沒有任何問題，亞里斯多德才可以將注意力集中在 *Eudaimonia*（快樂、繁榮和興旺）上。

在我們的倫理哲學中，所有被我們列為「善」且對我們很重要的事物中，生存（即使沒有疑問）應被視為不可或缺的基礎。沒有任何可以命名的善，比地球上生命的生存，以及我們人類的生存更重要。我們所遵循的所有社會倫理規則，例如不謀殺、不偷竊、不欺騙、不說謊（康德的絕對必要），都是為了增加我們的安全感，而這最終有助於確保我們的生存，也就是最終的原始必要。

進化的動力創造了社會生存的動機，因為族群的生存機會比個人或交配對更大，而安全、保障和生存機會的增加促使社會的形成，這些社會的成員必須彼此合作，而不是像我們潛在的原始領土動機所希望的那樣，試圖殺戮和奪取彼此的財產。

任何倫理的理解都有賴於有能力理解倫理的生命生存與存在。我們所有的倫理戒律都是為了確保我們的舒適、安全，以及最終的生存。

社會生存動機誕生了對我們地域動機的倫理約束，因為我們的地域動機被推翻了，而傾向於生活在一個社群中所提供的安全和保障。這就是為什麼倫理是社會生存動機的功能，而社會生存動機是進化的功能。

我們人類進化的下一步顯然是讓我們獲得完全的意識，從而完全控制和有意識地忽略我們天性中潛在的地域性部分的能力，這部分讓我們把某些群體視為「他者」，視為對我們生存的威脅。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所有的戰爭都會結束，饑餓和營養不良也會消失。

## Mitákuye oyás'inq 所有，我的親人！)

拉科塔人分享的最深刻的智慧之一，是拉科塔人在禱告結尾使用的詞語或短語，就像基督徒使用「阿門」一樣，雖然意思不同。這個短語是 Mitákuye oyás'i（通常縮寫為近似發音「Mee-tah'-kwee yahs'-eehn」），這個短語可翻譯為「All, my relatives」或「All, my relations」。這個祈禱本身就被視為一個完整的祈禱，它承認我們與地球上的每一個其他人都有親屬關係，他們是我們的親人，理應受到這樣的對待，但遠不僅於此，它還承認我們與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的關係，以及與孕育了所有生命的地球本身的關係。拉科塔人一直都知道我們的科學家在不到兩百年前發現的事：我們與這個星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有親屬關係（透過我們的細胞遺傳）。植物和動物都是我們最遠的表親，而地球是我們最終的母親。雖然這些聽起來像是靈性/宗教的陳述（對拉科塔人來說，的確如此），但它們也是純粹、堅硬的科學事實。

## 依賴食物鏈

由於每個物種的生存完全取決於食物鏈的存在（我們的食物並非來自雜貨店），因此也取決於能讓食物鏈中所有物種生存的環境，因此生存的最終倫理要求應被理解為更廣泛地適用於整個生態系統的生存，而我們的物種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最愚蠢和最短視的行為就是不關心維持我們的生態系統的健康和福祉，而我們的生存正是有賴於這個生態系統。

## 語言的果實

我們最早的、沒有語言的猿類祖先進化為社會生物，他們感受到彼此合作的好處和需要，並分享群體狩獵或採集的成果。儘管他們也有自私的慾望，但卻能做到這一點，這種慾望來自於我們社會化前的領地天性，就是要將所有收集到的食物據為己有。也許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身為族群的一員，會如何共同對待悍然搶奪所有食物的另一位族群成員。一個人出生於這個團體，並一直從中獲得養分和安全感，將他們驅逐出這個團體，很可能就是宣判他的死刑，他會虔誠地害怕。**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沒有語言的前人類完全意識到並接觸到他們想要攫取所有食物的地域慾望，但**

**是他們能夠平衡這些慾望與保持族群成員身份的更大慾望，因此能夠克制他們的地域慾望。**

當我們的祖先創造出具有過去式和未來式的複雜語言，這完全改變了我們的經驗和對現實的感知。我們透過語言的定義、概念和想法來觀察周遭的世界。我們第一次可以將記憶中的事件編成年表，並將我們的記憶放入與時間有關的理解結構中。就好像我們的記憶原本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照片影像，但現在卻可以按照時間順序和相關主題排成一排。我們的記憶也可以用文字和概念來定義，而不僅僅是圖像和感覺，這使得它們更加持久、有意義和可交流。如果有人違反社會風俗，襲擊、搶奪和偷竊屬於弱者的食物或工具，弱者受害者可以向社區描述罪行的細節，包括發生了什麼事、搶走了什麼、何時、何地和何人所為。

當然，我們不僅創造了關於世界和周圍人的定義，我們也創造了關於我們自己的定義。**我們對自己的定義是：我們是好的，值得在我們的社群中成為好的，最好是地位高的成員。**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有原始的慾望，這些慾望是我們領地天性的殘餘，我們可以意識到，但是我們可以忽略它們的影響，我們把這些慾望從我們的意識中隱藏起來，把它們從我們的語言衍生的自我概念中排除。從我們的意識中隱藏它們，並沒有消除它們。相反地，這反而加強了它們的力量。它允許它們影響我們的行動，而不需要我們做出以語言為基礎的有意識的選擇。有時候，我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採取行動，然後，我們可能會為自己的行為找出理由。我們越是用我們的語言來說服自己相信自己的善良和正義，我們內心隱藏的原始地域性反社會慾望就越是陰暗和邪惡。很明顯，我們的原始反社會慾望之所以會變成邪惡，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們隱藏了這些慾望，讓我們無法有意識地覺察到它們，這使得它們對我們的行為有更大的影響力，正因為我們阻擋有意識地覺察到它們的影響力，而不是檢視這些慾望，並有意識地選擇不被這些慾望所驅使，因為生活在社會中能提供更好的生存機會。古老的地域生存程式仍然影響著我們的行為。

## 語言的果實 - 原罪

這種理解為《聖經》或《托拉》中有關原罪的故事提供了新的見解。原罪就是吃了禁樹的果子，也就是**善惡的知識**。在創世記 2:19 中，亞當為動物取名字，這明顯是指語言的創造。語言創造的成果之一，就是我們開始**對自己下定義，認為自己是好的**，因而與我們未被承認的原始、地域性、反社會的慾望分離開來，我們把這些慾望**定義為邪惡**，並且極力想否認這些慾望的存在。這就是自我與本我的創造。隨著語言的創造，我們運用語言來了解自己，我們得到了**善與惡的知識**。因此，原罪也許是自我的創造，而我們現在仍然擁有自我，它仍然影響著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原罪的故事就成為聖經其他部分的引子。它說自我的創造是需要克服的原罪，而《聖經》的其餘部分則是一本教導書，教導我們如何克服自我、消除分離，也就是原罪。因此，《聖經》與其他許多宗教典籍一樣，教導我們如何克服最大的敵人，也就是我們的自我。關於原罪的故事可能是《聖經》或《塔納赫經》中最深奧、最深刻的教導。

## 宗教文本的社會學意圖

無論人們是否相信《聖經》（或任何其他宗教典籍）的創造是上帝的神聖啟示，或《聖經》和其他宗教典籍是否是聰明過人的人類所為（如果人們不相信上帝或眾神的話），我們還是可以考慮我們宗教典籍的社會學意圖。我們的宗教典籍為我們提供指引的整體意圖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引導我們朝向積極、非自我毀滅性的進化方向發展。當我們擊敗我們最大的敵人（自我），並完全有意識地控制我們內在的動機程式，包括我們潛在的領域動機影響時，可能會發生的進化躍進和解放，將會以我們無法想像的方式改變我們，並賦予我們力量。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最終目的**

在這篇文章中，主要討論的兩個宗教習俗是拉科塔人的宗教習俗和耶穌的教導（我猶豫不使用基督徒或基督教這個詞，因為有太多自稱是基督徒、聲稱遵循耶穌教導的

人，其行為卻與耶穌的教導截然相反的例子 - 他們是反基督徒，極需懺悔)。由於作者（我）熟悉這些教導，因此比起其他宗教實踐，我們更多地討論這兩種宗教實踐。任何能讓人們朝向正面、非自我毀滅性的進化發展的宗教實踐，都是真正的宗教，無論是否在這篇文章中討論過。

## 社會化量表

如果我們把人類放在一個社會化的天平上考慮，在這個天平的一端是有領地、非社會化、純粹自私的老虎，而完全社會化、無私的螞蟻和蜜蜂則在天平的另一端（從來沒有觀察到蜜蜂在採集花蜜時，會先將花蜜私藏起來，然後再帶著剩餘的花蜜回到蜂巢），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人類處於這個天平的中間。我們想要成為社會社群的一份子，因為它有明顯的生存優勢，但我們也重視個人的自主與自由，並認為強迫、脅迫或非自願的蜂巢／集體意識是非常可怕且不可取的。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喪失自由與自主的前提下，自願朝向更社會化的尺度邁進。

## 兩條金科玉律的故事，以及低等與高等倫理的故事

基督徒都知道耶穌的黃金規則，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很少人知道耶穌的黃金規則是以希勒爾的黃金規則為藍本，並加以改良。

Hillel 是一位聰明的猶太教師，耶穌誕生時他可能已是一位高齡老人，也可能在耶穌誕生前就已去世。時間不清楚。

據說，有一個外邦人（非猶太人）到耶路撒冷的聖殿向祭司長提出一個智力挑戰。他要求祭司長在他單腳平衡站立時，向他解釋整部《律法》。祭司長被他的挑戰所困擾，把他趕出聖殿。希勒爾說：「你所恨惡的，不可作在你的同伴身上。這就是《摩西五經》的全部；其餘的都是注釋；你去學習吧！」這句話被詮釋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後來被稱為「希勒爾的黃金律」。由於希勒爾的回答如此精闢、聰明、睿智，而且容易記住和傳播，這個故事和教導在猶太人中迅速傳播開來。耶穌在成長過程中一定聽過這個故事，也一定熟悉希勒爾的黃金規則。耶穌的黃金規則

並非只是希勒爾的黃金規則的山寨版或巧妙重寫。耶穌的金規代表了更高的道德標準。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考慮一個我們個人沒有參與的例子：

當我們送孩子出去和其他孩子玩時，我們會給他們兩套道德準則。首先是嚴格的規則：您不可以打、踢、吐口水、辱罵或故意殘酷對待其他兒童。這些代表了希勒爾的黃金規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規則是強制性的，沒有商量的餘地。違反這些規則的孩子可能會受到懲罰。它們代表了社會運作所需的基本道德標準，即我們不得故意傷害彼此，或以我們不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對待他人。接下來是期望的倫理準則。我們說：「要善待其他孩子。和其他孩子分享你的玩具。讓他們走在你前面爬上滑梯。確保其他孩子玩得開心。愛其他孩子。以您希望別人對待您的方式來對待其他孩子」。如果孩子能夠明智地遵循這個可選的建議，他們會發現自己身邊有很多真正喜歡他們並願意與他們成為忠實朋友的孩子。另一個真正喜歡您並願意與您共度時光的孩子的忠誠友誼，甚至比最好的玩具更寶貴、更令人滿足。耶穌的黃金規則是關於愛別人多於關心自己。它是關於放棄自己的慾望，轉而為他人服務，進而滿足您所有的慾望。如果我們不關心自己的福祉，而是將注意力和行動集中在他人的福祉上（愛），那麼我們所有的需求都會比只關心自己自私的需求和慾望更有效地獲得滿足，這似乎並不合乎邏輯，但這卻是千真萬確的。這個教導是無法強制的。我們不能告訴我們的孩子：「你必須和其他孩子分享你的玩具」，因為即使孩子順從了，他們也會勉強地這樣做，而沒有向其他孩子展示和你真正喜歡的人分享玩具的喜悅，沒有愛，他們就會錯過整個重點。我們必須**選擇**去愛。我們不能被迫去愛別人，否則那就不是愛。愛是來自壓迫、臣服和順服，而不是來自我們喜悅的心。希勒爾的黃金律與耶穌的黃金律之間的差異，就是猶太教教義與基督教啟示之間的差異。這是舊約與新約之間的差異。**它代表了我們人類進化的下一個步驟，就是認識到只要忽略自己的慾望，過著為他人服務的生活，我們所有的慾望都會得到最好的滿足。**如果我們考慮到一個社會中所有自私自利的人都遵守基本的道德規範，不對他人做他們不願意對自己做的事，與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無私地關心別人的需求多於自己的需求，並為周遭的人服務，而每個人都發現自己周遭都是有愛心的

的人，他們努力地為他們服務，並關心他們的快樂、自主和福祉，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會很清楚。

## 重新定義我們對倫理的理解的必要性

「原子釋放的力量改變了一切，除了我們的思考模式，我們因此漸漸走向無與倫比的災難」。-愛因斯坦

康德（Immanuel Kant）的絕對命令（例如：人不應該謀殺、偷竊或說謊）是基於這些倫理戒律的普遍性。他也不贊成把其他人當成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有人可能會問，康德倫理理論的最終基礎是否與希勒爾的黃金規則有顯著的不同，以及一個注意力不集中的哲學學生如果要求伊曼努爾·康德解釋他的倫理哲學，而該學生單腳平衡地站著，他是否可能得到一個與希勒爾的黃金規則一樣簡潔的總結。我並不是要貶低康德為了達到他的普世性原則和以人為目的的原則所建立的傑出而深刻的邏輯基礎，而是要指出這些原則都包含在 Hillel 的黃金規則中。

康德和希勒爾都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的倫理理論，這些理論可被視為人類共同生活在社會中的最低倫理標準，然而他們並沒有解決我們潛在的領土動機問題，而這些動機正是我們戰爭和衝突的根源。鑑於人類最大的威脅來自於核武時代的「我們的思考模式」，我們人類的生存，也就是最終的倫理要求，可能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認清我們天性中深埋的潛在領土性部分，並有意識地選擇忽略領土性部分對我們的影響。我們的核子環境正將我們推向最後通牒，要麼克服我們天性中的地域性部分而進化，要麼自我毀滅。希望我們的選擇是明智的！

## 看似不可能的道德挑戰

對我們來說，接受耶穌的黃金規則固然困難，但耶穌命令我們要愛我們的敵人，並且要善待那些對我們不好的人，卻是一項更困難的倫理挑戰。耶穌用這個倫理命令直接挑戰我們，要我們意識到，我們的領土天性會影響我們去界定、辨識和防衛我們所認為的敵人，因此我們要撇開這個天性，不受其影響。耶穌給我們的建議，就像我們從外在的觀點來看，如果黑猩猩的不同部隊聽得懂我們的語言，我們會給它

們的建議一樣，如果它們把所有的部隊聯合起來，放下不必要的防禦性的領土天性，它們生存的機會就會增加。

## 通往謙卑的崎嶇之路

最強大的蘇族人（Sioux Medicine People）最出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並不出眾。他們是我見過的最謙虛、最自卑的人。他們既不閃耀，也不突出。他們很沉悶。他們沒有魅力，反而很低調。他們從不吹噓或誇耀在他們身上流動的力量。就像 Frank Fools Crow 所形容的，他們是空洞的骨頭。我們其他人充滿自我的慾望，而他們卻是空洞的。如果你安靜地看著他們，他們不會發光。他們沒有內在的光芒。大多數時候，他們看起來好像總在流淚的邊緣 - 好像他們總在為他們的子民哭泣，而自己卻坐在空虛中。正因為他們是空虛的，造物主的聖靈才能透過他們來祝福和醫治人民。如果你問他們是不是醫藥人，他們很可能會說：「哦，不。不是我。我們只是祈禱，聖靈就會把藥帶來」。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不是虛偽的謙虛。他們就是這樣看待聖靈的工作。他們認為這是每個人禱告的功用。

## Ikčé Wičháša 和 Ikčé Wínyan (簡單的男人和簡單的女人)

在拉科塔文化中，對一個人最高的讚美就是稱他為簡單的男人或簡單的女人。使用簡單這個詞絕不意味著智力降低，恰恰相反。它意味著一種深刻的深度和智慧，讓簡單的人能夠完全接觸到內在的自我並與之和平相處。道家也有類似的概念，最有智慧、最謙虛的人被視為回歸到未雕琢的狀態。

這段描述，以及目睹 Frank Fools Crow、Dawson No Horse、Robert Stead 及其他許多人所展現的深度謙卑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經驗，讓產生這樣的疑問：我們如何才能學會謙卑自己、降低自我，以便更接近這些深具靈性的人的經驗？這肯定就是愚人烏鴉酋長（Chief Fools Crow）所說的與我們最大的敵人（也就是我們的自我）戰鬥的意思。

## 問題

與我們最大的敵人作鬥爭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打出的拳頭會打到自己的內臟，這絕對不好玩，而且往往會讓我們打消與內在敵人作鬥爭的念頭。面對我們的自我欺騙和妄想，並獲得完全的覺知，然後對它們進行懺悔，這也一點都不好玩。事實上，這些帶領我們走向謙卑的靈性修練，都是透過羞辱我們來達成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的自我打倒，或者最好是消除我們的自我。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靈性修練能讓我們感覺很棒、很好，而且「哦！好有靈性連結！」，但那只是一種幻覺，我們享受獲得靈性連結的那部分（自我的慾望），必須在連結建立之前徹底死亡。

真實的道路不會讓我們振作，反而會讓我們低落、沮喪，讓我們覺得自己是最卑微的人。它讓我們真正地謙卑。在遵循真實之道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無條件的正面評價，同時也要自我安慰地體會到，當我們任何一個人可以選擇是與一個深信自己正義的人共度時光，還是與一個懷疑自己正義的完全謙卑的人共度時光時，我們總是會選擇與謙卑的人共度時光。

## 我們的看法總是主觀的

「我們看到的不是事物的本質，而是我們的本質」。艾奈斯-尼恩（Anais Nin

當我們看著周遭的世界時，我們就像在看一面鏡子，因為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完全是我們內心深處的寫照。

我們看到什麼，我們就是什麼！

幾年前，一位基督徒鄰居指導她的孩子要批判性地檢查他們所讀的文學作品和所看的電視節目，以便發現那些可能不容易察覺的撒旦和邪惡的影響。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尋找周遭世界中的邪惡影響，我們一定會發現它們，而且當我們把自己和我們所發現的邪惡區分開來時，我們會有一種正義的感覺。覺得自己在道德和靈性上比周遭的事物或人優勝，是令人陶醉的事，因為我們越來越覺得周遭的事物或人是邪惡的，或至少不如我們自己正義。有些人與我鄰居的孩子不同，他們可能會狂

熱地，尋找自己與周遭不義與邪惡的區別。他們開始強烈地憎恨和詆毀周遭的惡人，卻沒有注意到他們所看到的惡人是他們內心的反映，是他們內心的優越感和憎恨毒害了他們的心，讓他們覺得自己很有力量、很正義。

我們也可以將注意力轉向身邊的一切事物，以及提醒我們善與愛、無私、自我犧牲和服務的人。只要我們用心觀察，我們就會發現自己因為隨處可見的仁慈、仁愛和寬恕的例子而感到謙卑。這樣的觀察不會讓我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和正義凜然，事實上，它們可能會讓我們覺得自己不值得和不正義，因為它們打開了我們的心扉，讓我們的心充滿了我們所感知到的明顯的善意。

## 正義的悖論

感覺正義與正義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事實上，兩者是截然相反的。我們越覺得正義（自以為是），我們就越不正義；我們越正義，我們就越不覺得正義。這是因為導致我們覺得自己正直的部分是我們自我的妄想。真正正直的人會意識到自己的過失和不足，並感到謙卑和悔恨。店主們有一句名言：如果有顧客誇耀自己很虔誠，就不要給他們賒帳，也不要讓他們用支票付款。讓他們付現金，並仔細檢查帳單（因為真正虔誠的人不會吹噓自己的信仰。）

**堅持對正義悖論的意識，以防止自己墜入相信自己是正義的甜美而誘人的錯覺中，是我們武器庫中最有效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消滅和釋放我們膨脹的自我中的空氣**，但它一點也不好玩，而且當我們正確地這樣做時，它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很糟糕，並帶領我們進入「沙漠」。這是我們在靈性旅程中需要對自己採取無條件正面關懷的另一個原因，不是為了讓自己感覺很棒，而是為了防止自己沉溺於內疚、自我批判和自我譴責。我們需要擁抱對自己墮落本性的覺知，同時仍然知道自己是可愛的、被愛的。

## 對機器（也就是我們）說「不！」，並將自己從其控制程式中解放出來

在靈性的道路上，我們需要克服自我的妄想，我們也需要克服動機慾望（包括潛在的領地動機），這些動機慾望是我們自我的基礎和燃料。這意味著向強大的（慾望）程式說「不！」，這些程式是為了讓我們活著、幫助我們生存和繁衍而進化出來的。拉科塔（Lakota）人的靈性練習之一是斷食，許多其他智慧傳統也以這種方式向機器說「不！」。當一個人有能力提早停止斷食，去找一些水和食物時，故意連續好幾天不進食或不喝水，就是一個極端例子，說明我們如何有意志力說「不！」，不顧控制程式（我們的慾望）的要求，去照顧我們身體的生理需求。

### 了解「沙漠」及如何克服它

許多不同宗教傳統（佛教、基督教、蘇菲教等）的沉思祭司和僧侶都有過這樣的經驗：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精神意識狀態，他們稱之為「荒漠」。在拆毀自我並期望獲得祝福之後，他們反而覺得自己好像被神或阿拉拋棄了，發現自己完全沒有靈性的滋養，他們陷入絕望。在這個旅程中，還有另一個步驟要走。還有另一個方法可以對控制程式說「不！」。

### 最高的快樂與最大的喜悅

有一種幸福比任何其他的幸福都高，有一種喜悅比所有其他的喜悅都大，當你體驗到這種最高的幸福和最大的喜悅時，你不會笑，你不會笑，你會哭。淚水因為喜悅和快樂的完全滿溢而湧上眼眶。這是人們在婚禮上哭泣的原因。見證我們深愛、關心的兩個人走到一起，建立婚姻的紐帶是如此完美，根本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改善這種經驗，我們對任何其他事物的慾望都會停止並離開我們。這就像在瀑布下拿著一個水桶。它會立即滿溢，然後溢出喜悅的淚水。這是一種完美、深邃的安詳狀態。這種完美的平靜是因為在見證結婚儀式時，所有對於其他事物的慾望都已停止。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想要的東西可以增加我們感受到的喜悅和幸福。如果有人帶了一些我們最喜歡、最想要的食物，讓我們在觀看婚禮時享用，我們也不會感興趣，因為

那會把我們的注意力從完美的經驗上吸引過去。當我們在日落或日出時欣賞美麗的景色或雲彩時，也可能會感受到這種最大的喜悅。這種美麗的經驗是如此的完美，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改善這種經驗，因此我們所有的慾望都被擱置了。如果「涅槃」一詞有任何意義的話，它一定適用於這種完全無欲無求的平靜與滿足狀態，雖然這些經驗，例如觀賞婚禮，都是暫時的，而難以捉摸、完全無欲無求的涅槃狀態則被認為是永久的。

## 我們慾望的功能

為了了解我們慾望的功能，我們應該考慮它們的進化功能。正如我們經常需要被提醒的，我們人類是數十億代進化適應的結果。我們是最高等級的生存機器，被設計來適應、生存和繁衍，而且非常成功。為了成為成功的生存機器，我們需要被激勵去做任何可以確保我們生存和繁衍後代的事情。這就是我們慾望的來源。在食物稀缺的絕望時期，我們很容易就會明白，渴望獲得豐富的食物和水源會是一種生存動機；渴望獲得溫暖、遮蔽風雨和安全感會是一種生存動機；渴望愛情、伴侶關係和滿足性快感和性高潮會是一種物種生存動機。在社會、財富和權力調整後的等級體系中，擁有最多財富和權力的人被**認為**更有可能找到合適和理想的配偶、生兒育女，並為自己和家人獲得更高層次的安全和保障，我們可以看到對財富和權力的慾望是如何從生存和生育動機中衍生出來的。

## 我們慾望的負擔

我們傾向於將喜悅和快樂與我們的慾望聯繫在一起，因為我們預期當我們達成或獲得慾望的對象時，我們將會感受到喜悅和快樂。這當然會促使我們積極尋找慾望的對象。我們的程式用慾望、快樂和悲傷來激發我們。我們可以比喻成被騎來拉車的驢子，拉車的司機在我們面前掛了一根多汁甜美的胡蘿蔔，胡蘿蔔用繩子綁在一根長棍子上，就在我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們拉著車，伸手去拿胡蘿蔔，直到我們到達目的地，得到了胡蘿蔔的獎勵，但是，就在我們把胡蘿蔔含在嘴里回味的時候，另一個更大、更甜的胡蘿蔔又掛在了我們面前，然後我們又走了。這個激勵慾望系統的問題之一，就是進化過程中沒有讓我們做好準備，讓我們知道何時肚子飽了，

何時夠了。因此，我們看到特別富裕又有安全感的百萬富翁並不滿足，拼命想成為億萬富翁，而億萬富翁非但沒有將他們的巨額財富用於改善全人類的生活，成為受人愛戴的英雄，反而利用這些財富試圖操控政府，純粹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政治權力，讓自己更加富裕。他們死後，全世界都會鬆一口氣，說「走好！」。除了少數沒有完全鄙視他們的人之外，他們不會受到哀悼，除了作為精神極度貧乏和愚蠢的典範之外，他們很快就會被遺忘。他們就是那種藉由使工人貧窮、支付最低工資、幾乎沒有福利來使自己致富的人。

也有一些億萬富翁是靠僱用優秀的工人、給他們全額的生活工資和福利，以及創造廣受歡迎的創新產品來致富的。在大獲成功之後，有些億萬富翁會利用他們的巨額財富來造福全人類。他們是一種福氣，他們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英雄而受到敬佩。

## 贈品

「知足者富」。-老子《道德經》第 33 章

在美洲原住民部落中，有一種贈送儀式的傳統（在西北太平洋的奇努克語中稱為「Pátlač」或「Potlatch」），其中最成功的首領男性會彼此**激烈競爭**，看誰能贈送最多的財富。社會地位最高、最受人愛戴和尊敬的人，會放棄一切，包括他們的家和所有東西，只留下背上的衣服，並到親戚家生活，直到他們可以重新建立自己。事實上，有些我們稱為 **alphas** 的人特別勤奮，也有驅使他們變得非常成功的動力，而且往往很有競爭力，如果社會懂得尊重他們的精神，並提供他們豐盛成功的方法，讓整個社會都能受惠，並在過程中完全尊重他們的辛勤工作和成功，這就是一件特別好的事。

有一次，一位白人記者問拉科塔酋長坐牛，為什麼他的族人那麼愛戴和尊敬他。他回答說，在白人中，一個人之所以受到尊敬，不就是因為他有很多馬和很多房子嗎？記者說這確實是真的。坐牛接著說，他的人民愛戴和尊敬他，因為他沒有為自己保留任何東西。

一位白人人類學家在原住民嚮導帶領下參觀保留區，他問誰是部落中最富有的人，嚮導向他介紹了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這位人類學家感到困惑，他把導遊拉到一邊說

：「不，我是說**真正**富有的人，就像那個擁有巨大新房子和所有閃亮皮卡車的人。土著导游說："哦！他並不富有。他一直留著"。

在原住民部落中，最高的社會地位與尊重是給予那些最能照顧不幸者的人，因此部落的財富不斷地再分配、流動與循環，而不是**停滯**在少數人的手中。這種**道德觀為整個社會**，從最富有的到最貧窮的，提供了**安全和保障**，使部落**不再強調**財富的重要性，因此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已經擁有足夠的財富，而且在未來也會擁有足夠的財富，**每個人都很富有**。部落內部仍有貧富不均的情況，但最貧窮的成員知道，他們是安全的，他們的需求會得到滿足，他們不必擔心餓死。在罕見的糧食短缺情況下，整個部落都會平等地面對。這種不幸不只影響最貧窮的成員，也不只影響最貧窮的成員，而是影響部落中的其他人。

傳統部落的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並體現耶穌的黃金規則教導，即為別人做你希望別人為你做的事。早在歐洲人入侵美洲之前，這就是原住民部落文化永恆的一部分，他們帶來了耶穌黃金律的教導，但入侵者對這些教導的理解和實踐遠遠不及原住民。保羅在羅馬書 2:14（詹姆士王版本）中寫道：「因為外邦人沒有律法，就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入侵的歐洲人所犯的悲劇性錯誤，就是假設既然他們在技術上比原住民部落優越，就代表他們在靈性上也比原住民部落優越。沒有什麼比這更離譜的了。**

如果我們將耶穌的教導不僅視為靈性上的建議，也視為旨在推動我們人類進化的建議，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人類進化的下一步將是學會共同生活，在我們的社會中互相扶持，讓最貧窮的人不必擔心飢餓和死亡

如果我們有能力和技術餵飽和我們一樣飢餓的人，卻選擇不餵飽他們，我們怎麼能認為自己是「好人」呢？

我把「和我們一樣的人」這幾個字放在前面的句子中，是為了觸發我們所有人心中的地域性，那就是想要反對遙遠的土地和遙遠的大陸上飢餓的人們，他們可能有不同的膚色、語言和習俗，在某種程度上和我們不一樣，因此我們可以因為他們是「其他人」而不關心他們。我們都知道，但卻不願意被提醒的是，看到自己的孩子捱

餓，飢餓的父母傷透了心。這些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正是我們對子女的期望。他們希望孩子長大、努力工作、成才，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孩子。不管他們的膚色是藍色、綠色還是紫色，他們都和我們一樣

## 和平挑戰 - 全球大比拼？

「當我們的學校得到所有需要的錢，而空軍卻要舉行義賣才能買到轟炸機時，那將是一個偉大的日子」--國際婦女協進會(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Women)。

海報，約 1965 年

或許是時候在全球各國之間舉行一次大比賽，**看看哪個國家是真正最出色、最值得各國尊敬的國家**，因為它確保了世界上最貧窮的人不會餓死。這並不是要消除貧富不平等。而是要確保世界上最貧窮的人能夠有**足夠的生活保障，並且知道他們在未來也會有足夠的生活保障**。這也可以是提供基本的醫療照護和文化上適當的教育，讓最貧窮的人有辦法透過學習和努力工作來克服貧窮。每個人都有機會憧憬更美好的明天。

有些人會說這樣的挑戰成本太高，但考慮到軍隊可以改用於食物的後勤分發，我們一定會發現餵飽人們比殺死他們更便宜（也更令人滿足）。當我們意識到世界各國將會互相照顧、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對立、試圖佔便宜、互相打仗時，我們就會清楚地知道，任何國家都不再需要排外的軍事化和戰爭機器。和平將會統治一切，而建立在互相餵養及支持上的經濟將比軍事及國防經濟成本更低、更有效率、更繁榮、更安全。

有些人會說，照顧窮人的事應該交給各個慈善機構去做，他們會反對自己的稅金被用於這樣的目的，好像多賣幾次餅就能解決問題似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反對自己的稅金被用來餵人，卻不反對自己的稅金被用來殺人。也許他們的心中有恐懼，他們應該懺悔、放下並獲得赦免。

在我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許多政客喜歡吹噓「美國例外主義」，以及美國有多麼美好，我同意美國有一些美好的地方，但我認為地球上每個國家都有美好的地

方。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增加了這些政客的能力，讓他們看到美國的美好事物，卻輕易忽略了我們的歷史**和現狀**中那些可恥和可恥的部分，而他們當選的目的就是要補救這些可恥和可恥的部分。很明顯，一個擁有全球最龐大軍隊的極度富裕國家（這支軍隊可重新用於這項工作），最有能力帶領全球消除飢餓，同時鼓勵其他富裕國家加入這項努力。一個真正卓越的國家會抓住這個機會來帶領這樣的和平挑戰。

## 那些知道自己擁有足夠財富的人是富有的。

-這是值得重複的！

進化並沒有教導我們如何對下一個在我們面前懸掛的多汁胡蘿蔔說「不！」，也沒有教導我們如何安坐於滿足、無欲無求的平靜中，完全滿足於我們已經擁有的胡蘿蔔。我們的水桶在瀑布下滿溢，但是還不夠，我們發現自己焦急地想找一個更大的水桶。我們需要找到「關閉」（OFF）開關，關閉慾望的動機程式，讓自己在滿足中休息。我們有足夠的智慧來照顧自己的生存需求和生育興趣，而不需要仰賴基因遺傳的內部程式來激勵自己。能夠跳出我們的程式，拒絕下一個閃亮的胡蘿蔔，因為我們意識到我們的肚子裡已經滿是胡蘿蔔，而且我們**知道我們已經擁有足夠的**胡蘿蔔，這讓我們變得富有，並帶來知足與平靜。如前所述，當在婚禮上哭泣時，正是因為完全沒有慾望，才導致那種幸福是最高的幸福。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可能會了解到我們的慾望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快樂而存在的。它們的存在是為了讓我們預期，當我們獲得我們所編排的慾望的對象時，我們將會獲得更多的快樂。我們的慾望是為了讓我們行動起來，根據我們過度成功因而不必要的程式來激勵我們。

然而，有時候沒有胡蘿蔔懸掛在我們面前，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誘惑我們、激勵我們，讓我們有生活的目標和幸福的期待。當沒有胡蘿蔔，或是胡蘿蔔無望可及，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期待和期待時，我們可能會變得瘋狂。我們相信我們需要追求一

些目標（多汁的胡蘿蔔），讓我們的生命更有意義和目的。如果沒有這個目標，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無所適從，陷入絕望。

## 絕望

".....就這樣作工，等候天明、  
沒有肉吃，詛咒麵包；  
理查德-科里 在一個平靜的夏夜  
回家後一槍打穿了自己的頭"。-Edwin Arlington Robinson所著的《Richard Cory》。

羅賓遜的詩是關於一個年輕、英俊、健康、極富且成功的人自殺的故事，說明了我們的生存程式如何沒有進化出能辨識其功能目標已完全達成的機制，以及它可以停止嘗試激勵我們達成更多的目標。因此，當我們沒有胡蘿蔔可以追求時，或者儘管我們的生命是安全的，我們的生存和成功的前景也絕對沒有受到威脅，但我們的慾望對象卻變得無望可及時，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因為缺乏一個即時可以達到的目標而完全絕望。我們想要追求下一個甜美的胡蘿蔔，但卻找不到。

在我二十一歲生日之前（我收到尼日利亞硬幣錢包），我一直住在聖路易大學的宿舍裡，有一位年輕女子和我一起住在這間宿舍裡，我拼命地、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她。她和我分手離開了，我很受打擊。（我陷入了深深的、可怕的絕望之中，這是我一生中從未感受過的。我的朋友 Ed（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系的學生）來看我，他問我過得怎麼樣，他的問話讓我知道他真的很想知道，而不是純粹的客套話。我告訴他我完全絕望了，也告訴了他原因。他給我的建議出乎我的意料！他說：「也許你還不夠沮喪！想想看，有快樂的時候，也有絕望的時候，如果現在是絕望的時候，那麼，當您覺得自己好像要被絕望淹沒時，不要試著與它鬥爭，不要試著用爪子去抓它，而是嘗試更深地陷入絕望，試著讓自己變得更沮喪。試著變得更消沉。嘗試往下沉"。Ed 提到 Soren Kierkegaard 的散文「The Sickness Unto Death」，其中絕望就是死亡之病。絕望本身並不是一種致命的病症，儘管它感覺上似乎應該是。我們生

命中的每個部分都拼命地想要待在別的地方，不知何故地想待在別的地方，甚至根本不想待在任何地方。這就是我們生存機器的一部分，利用負面強化來激勵我們採取拯救生命、保護生命的行動，儘管我們不知道什麼行動可能會讓我們感覺更好或對我們有益。如果我們完全沒有食物，或是被困在寒冷的室外，那麼我們就會知道該怎麼做才能增加我們生存的機會，而且我們可以滿足於預期能達到吃飽或取暖的目標。我們還沒有演化出一種方法，可以在體驗到過度成功的同時，處理受挫的慾望。Ed 所建議的是一種方法，藉由**選擇慾望絕望來使動機慾望**短路。放棄緊張的情緒，放棄那些想去別處的慾望，而選擇渴望絕望，感覺就像是向死亡投降。Ed 告訴我如何對內建的生存程式說「不！」。我相信 Ed 在心理學方面的深厚知識，所以我專注於放棄我想去別處的慾望，並專注於**嘗試慾望更低**，嘗試更消沉。我能夠放下身體肌肉的緊張，那是我的焦慮和沮喪的副產品，因此我放鬆到我預期的最大，不愉快。我驚訝地發現，我之前所經歷的所有痛苦與不愉快，都是由於我對自己無法獲得快樂而感到極度沮喪所造成的，當我將降低自己的目標，並放鬆到其中時，所有的痛苦與焦慮都停止了，我發現自己處於低能量的狀態。我還是很絕望，但因為這是我深信自己想要和渴望的，所以不再有絲毫的痛苦。我想要嘗試快樂的瘋狂焦慮完全消失了，我真正學會了如何**將絕望轉變為一種理想的經驗**。在這個過程中，我暫時短路並關閉了我這台生存機器的動機機制。我發現令人驚訝的是，當我選擇了渴求不想要的東西作為目標，並因此使渴求動機短路時，我所處的狀態最像目睹兩位至親結婚時的眼淚。那是一種極度平靜的狀態，因為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善它。沒有任何慾望可言。

對於那些無法透過完全擁抱絕望來消滅絕望，卻仍然發現自己沒有胡蘿蔔來激勵自己推車前進的人，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解決方法。找到需要幫助的人或團體，幫助他們克服需要。讓他們的需求及其解決方案成為您的新胡蘿蔔。

這一切都發生在我二十一歲生日之前（當時我獲贈了尼日利亞零錢包。）

從那時起，每當我發現自己陷入絕望時，我通常可以讓自己繞過挫折，沉浸其中，感受到一種深邃的安詳。這是一個舒適的地方，比我一般活躍、忙碌、有慾望的意識狀態要平靜得多。這種能力也讓我能夠與處於絕望中的人坐在一起並與他們建立

關係，與他們分享絕望的經驗而不會感到痛苦，因為對我來說，這種分享的經驗感覺就像是連結與愛，再加上願意承擔並將他人的絕望帶入自己，而自己則坐在一個安詳的地方。

## 自殺 - 健康之道

我的朋友 Ed，主修普林斯頓心理學的靈媒，以前常喜歡說，自殺的欲望其實是非常健康的，**只是不要傷害你的身體**。他的觀點是，當一個人覺得準備好結束自己的存在時，他們真正想要擺脫的部分是他們的自我，而自我是我們所有沮喪的慾望、痛苦和苦難的根源，而那正是他們應該完全靜坐，讓自我死去，並在心理上做出信仰的飛躍，進入不存在的狀態（不做任何傷害身體的事情）。拉科塔語 *hanjbléčeya* 的意思是「為了一個願景而哭泣」，而願意放棄自己存在的人的眼淚，正是 *Going On the Hill* 時所需要的

## 上山的教導

關於 *Going on the Hill*，有三個教導與我分享。

### 我們的期望有四

Selo Black Crow 說：「當我們上山時，我們會預期四件事：

第一，我們預期自己會死在山上，而這已經發生了！」

我知道，如果我們做得對，當我們在山上斷食時，我們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我們的自我，將會死去，而自我的死亡感覺就像我們身體的死亡一樣可怕和最後。

接著，Selo 說：「第二件我們期待的事，就是我們會發瘋，當他們在齋戒結束時來抓我們時，就得把我們關進瘋人院，讓我們的餘生都在精神病院裡度過，而這件事也已經發生了」。

我學到，當我們在山上禁食時，我們需要放棄對自己思想的控制，相信神或聖靈會控制我們。當我們放棄控制時，這可能會讓人覺得像瘋了一樣，但是我們心中極度

想要保留控制權的部分（我們的自我），就是我們需要放棄的部分，即使這讓人覺得像瘋了一樣。將我們的注意力放在自己以外的地方（以及我們無法控制的地方是有幫助的。

Selo 繼續說：「我們期待的第三件事就是消失。當他們來抓我們時，我們就會消失，或者也許會剩下一些骨頭。這也會發生過"。

在完全的心靈寂靜與放下自我的狀態中，我們的前方與周遭似乎開始形成不存在或空洞，我們可能會覺察到黑暗的空洞就是不存在，或是我們所知的生命與存在的死亡。在那一刻，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讓自己踏入或躍入那片虛空，不再存在。那個空洞真的是我們所有希望與慾望的死亡。這是我們將自己交還給造物主的方式，也是我們自我消失的方式。只有當我們完全打破所有我們告訴自己和社會告訴我們的妄想時，才能達到這種境界。我們必須徹底清空所有幫助我們自我感覺良好和珍惜生命的事物（想法和假設）。

總結時，Selo 說：「我們期待的第四件事，就是從山上走下來。

## 告訴他們「不！」

Pete Swift Bird 說："Pňésto, 當你上山坡時，如果有一隻鼯鼠走來對你說：「我有一份禮物給你」，告訴它「不！」，如果有一隻水牛走來對你說：「我有一味藥給你」，告訴它「不！」，如果有一隻鷹走來對你說：「我將是你的精神幫助者」，告訴它「不！」！對所有這些事情說「不！」，為上帝堅持！"

這似乎是很奇怪的建議，直到我想起耶穌禁食時，他受到試探，當他拒絕試探他的人，說：「你到我身後去！」他就克服了試探，得到神的祝福。當釋迦牟尼佛坐在波羅樹下時，他受到了瑪拉的誘惑，當他拒絕誘惑時，他成為了覺醒的佛陀。我們上山不是為了獲得什麼或成就什麼。我們上山是為了放下自我，以接受造物主聖靈的引導

## 五分鐘

愚公烏鴉爺爺說：「當你上山時，你可以在山上待五分鐘，他們就會來找你。你有多餓，多渴，多累都沒關係。重要的是你準備好迎接他們了。

連續幾天不吃不喝站在一個地方可以幫助開啟心靈，也可以幫助一個人準備好接受神靈的引導，但是如果一個人完全開啟並準備好接受異象，那麼在何時何地發生就不重要了。我聽過一個女人的故事，她坐在公共衛生間的馬桶上時，獲得了神愛的顯現和神聖的異象。這種我們人類可能會覺得討厭的情況，例如坐在公共廁所的馬桶上，對神的聖靈來說絕對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我們完全放開自我（並不像聽起來那麼容易），讓所有的思緒安靜下來，讓自己敞開心胸去接受他們，他們就會來，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或在做什麼。

## 隱藏在想法、理解、描述和文字之下的現實

用文字和想法來描述我們超越想法、理解、描述和文字的部分，是一項挑戰。當我們上山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開描述的世界，以便感知文字和描述之下的深刻現實。當我們靜下心來，關閉我們的內在對話，我們對現實的正常感知開始出現裂縫，因為我們由定義構成的現實開始瓦解。我們一直隱藏的那部分自己的存在開始顯現出來。我們的任務就是向那部分的自己屈服。屈服的感覺就像是失去控制，感覺就像是死亡，因為我們的小我意識是由文字和描述所構成的，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所以當我們讓它死亡時，感覺就像是我們整個存在的死亡。這樣很好！讓它吞噬我們！

## 注意

上山時，我們可能會犯一些錯誤。其中之一就是當我們應該傾聽和注意的時候，卻在說話。一個滿溢的容器是無法接受的。禱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我們對造物主說話，可以是大聲說，也可以是在心中說；第二種形式是我們放下所有的言語，靜默我們的思想，敞開心胸聆聽。上山時，我們只需要說出我們認為造物主還不知道的話語、意義和理解，也就是說：「你認為你能說出或認為哪些話語是造物主還不知

道的？」注意首先是要將我們的注意力向內，而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向外，放開我們的自我意識。我們人類被設計成生存機器。當我們一兩天沒吃沒喝的時候，我們內在的程式就會透過我們的慾望向我們大喊：我們渴了、餓了，應該馬上去找水和食物。要對我們的程式說「不！」並忽略對水和食物的渴求，是需要強烈的意志力的。當我們把注意力轉向外面時，我們應該擴大我們的注意力以涵蓋我們的整個視野，而不是只注意到單一的元素。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一棵草、一片葉子或一朵雲上，那麼我們就會想「一棵草」、「一片葉子」或「一朵雲」；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一件事上，那麼我們就會忽略視線範圍內的其他事物。禪宗有一句教導：「不要去想大象！」這句教導會讓我們去想大象，儘管如果不是有人告訴我們不要去想大象，我們根本就沒有想大象的傾向。這個教導展示了有時我們所謂的「猴子心」，除非我們學會安靜地坐著，否則猴子心是無法控制的。在拉科塔傳統中，上山的人幾乎都會帶著神聖煙斗。神聖煙斗就像一個方向箭（與狩獵箭相反），它將我們指向造物主（他存在於所有方向）。方向箭並不是要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相反，它是要將我們指向我們應該關注的，我們的造物主。

## 量子力學解釋

在多次目睹了我所認為的支配現實的科學規則被違反之後，我意識到我需要擴大我對現實本質和科學定義的理解。我想出了一套理論來調和我的靈性理解與科學理解，這套理論與現實的量子機械本質有關。在一個非常奇怪的意義上，我相信我們人類的自我在與我們的語言結合起來，有一種我想稱之為**世俗的魔術效果**有點像是反向的魔術，因為它將我們**限制**在一個堅實的現實中。這也就是說，我們的自我驅動的言語心智思考過程渲染並鎖定了一個堅實的現實，這個堅實是由語言結構、創造的描述、概念和理解所建立並維持的，而不是現實的固有本質。

量子力學處理現實的本質，嘗試判斷光是粒子還是波。經典的 **Double-Slit** 實驗提供了我所說的世俗魔法效應的相關證據。

如果我們將一束雷射光射向一個相當寬的垂直狹縫，由於狹縫不會干擾雷射光束，因此我們會在狹縫另一端的牆（或目標）上看到一個雷射光點。如果我們開始收窄

縫隙，一種稱為衍射的特性就會發揮作用，光點不再變小，而是開始散射，我們會看到一束越來越寬的水平光束，在實心主頻帶的兩側有非常暗淡的光邊帶，就像維基百科上出色的 [Double-Slit Experiment 頁面上](#) 這張圖片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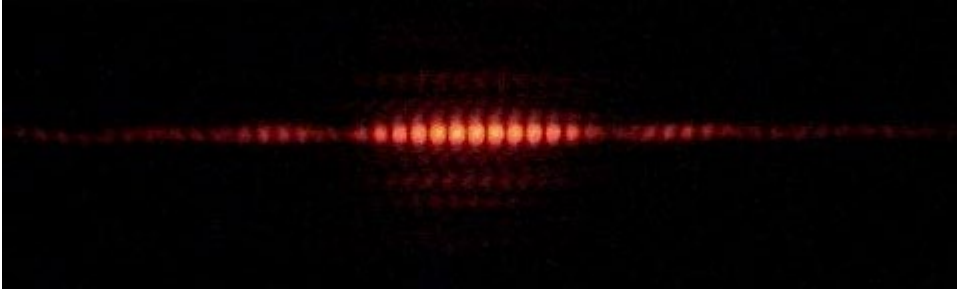
單縫模式



Jordgette, 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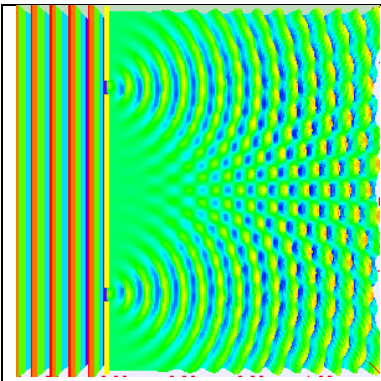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製造出兩條並排、極為接近的細縫，並同時以雷射照射這兩條細縫，從每條細縫散射出來的光的波特性會造成干涉圖案，其中兩個波的波峰會形成雙倍明亮的部分，而兩個波谷結合時也是一樣，但在波峰與波谷交會的地方，它們會互相抵銷，我們得到的圖案就會像這樣：

雙縫圖案



Jordgette, 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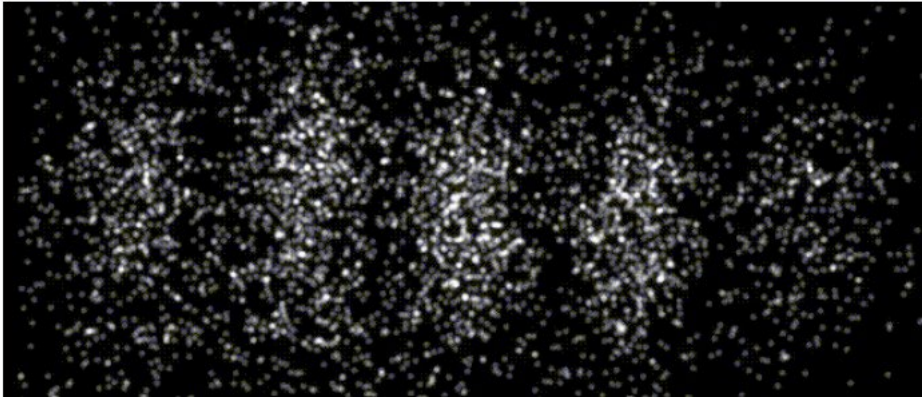
這裡有一個圖形（在網頁上這個圖形會動畫）來顯示干擾圖案是如何產生的：



Lookang 多謝 Fu-Kwun Hwang 和 Easy Java Simulation 的作者 = Francisco Esquembre, 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這些圖片都來自 [Wikipedia 的 Double-Slit Experiment 頁面](#))

如果我們每次只射出一個光子穿過雙縫，然後記下每個光子落在目標上的位置，再累積更多的光子擊中目標，我們會發現光子擊中的模式仍然顯示我們所看到的干涉模式，就好像每個光子都會干涉自己一樣



Roger Bach, Damian Pope, Sy-Hwang Liou and Herman Batelaan See Roger Bach et al 2013 New J. Phys. 15 033018 DOI 10.1088/1367-2630/15/3/033018, CC BY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更奇怪的是，我們用電子重複這個實驗，每次射出一個電子通過雙縫，隨著時間的推移，目標顯示出相同的

干擾圖案。實驗也以整個原子、分子，甚至多達 2000 個原子的複雜分子進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相同的干涉圖案。

如果複雜的分子同時以粒子和波的形式存在，**那麼我們也必須同時以粒子和波的形式存在**，也許正是我們的語言創造了自我意識，將我們對周遭世界的體驗限制在固體、以粒子為基礎或粒子感知的現實中。這與 Niels Bohr 和 Werner Heisenberg 的哥本哈根詮釋是一致的。哥本哈根詮釋的一個很好的摘要在 PBS 的一段影片中，片名是「[打破現實的量子實驗 | 空間時間](#)」（我在括弧內加上了評論）。

"根據哥本哈根解釋，物理系統在被[自我意識]量測之前通常沒有明確的屬性，量子，量子力學只能預測量測會產生特定結果的概率。自我意識進行量測」的行為會影響系統，導致在量測之後，概率集立即縮小到只有其中一個可能的值。這個特性被稱為波函數坍塌"。海森堡可能更喜歡稱之為「波函數還原」，而不是「波函數坍塌」。

也許那些能夠擺脫自我、超越語言結構現實的人，例如愚人烏鴉酋長，能夠與粒子和波的現實互動，並且同時感知到粒子和波的現實，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到我們這些仍然被自我所累、被鎖定在微粒、普通現實中的人認為不可能或奇蹟的事情。所以也許我們有限的自我意識語言將我們束縛在顆粒狀的現實中。這是一個很難證明的理論，因為要證明這一理論就必須偽造共同分享的、語言結構的現實。然而，它提供了一個連貫的方法來解釋宗教現實與科學現實，並維持兩者的真理與完整性。或許它也滿足了 **William of Ockham's razor** 的測試。(「不要把實體複製到超越必要性的程度」，或者就像它通常所表達的，「在所有其他事情都相同的情況下，最簡單的解釋可能就是最好的解釋」)。

# 版權聲明

拉科塔族人的道德教導之一是「造物主免費給你的東西，你絕對不能收錢」。沒有一個醫藥人會向被他們醫治的人收取費用，也不會向參加或參與儀式的人收取費用。

為了遵守這一道德準則，我將其作為網頁出版，而不是作為書籍出版，這樣就可以免費提供，而不用花錢購買。

我為此作品設定版權，只是為了確立我的原創者身份、將此作品提交給美國國會圖書館收錄，以及保留我將我在本網站上所寫的文章不受限制地放入公共領域的權利。在本網站上（或本 .PDF 文件中）所寫的內容已指定為創用 CC0 1.0。任何人都可以全部或部分複製，無論是否註明，無論是用於商業或非商業目的，都不受任何限制。本網站中有些項目，例如來自維基百科的照片，有其自身的共享創意限制或其他限制，不在我無限制釋出我所創作內容的範圍內。我打算將這部作品以網站的形式發行，同時也會以 .PDF 檔案和一套類似有聲讀物的 .MP3 或 .M4A 說話檔案的形式發行，所有這些檔案都可以自由複製和分享。我們也鼓勵任何希望建立本網站鏡像的人這樣做。

我不僅允許複製分發和發佈本網站的部分或全部內容，而且希望人們能夠將在此分享的想法和觀點更好地加以理解，並比我在這篇文章中所做的更有說服力和說服力地進行交流，我想在此表示感謝，並鼓勵他們這樣做。

## 錫冽迨帽餃

-Preston 「Přesto」 Moser  
phesto@liberation.org

©Copyright 2025 by A. Preston Moser, **No Rights Reserved.**